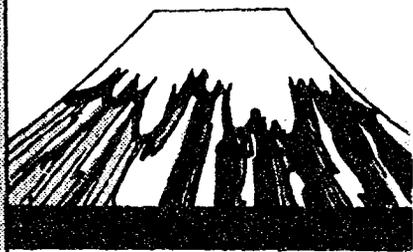


田日漫記

第一卷



蕭昔生著

蓬蓬多英氣

落筆似有神

雍容瞻雅度

灑落見天真

負笈遊蓬瀛

脫袂絕俗塵

風流江左續

着手又成春

願結同心契

對此倍堪親

知友題贈

本書是我於六七年前初到日本留學時所寫，雖然回國以後又曾補充了一些，茲於付印之際，也曾因時局關係而稍加修改，但大體尚能保持我原來的精神和風格。此時出版，讀者也許認爲多事，認爲無味，甚至認爲荒謬和瘋狂，不過據我個人的感覺，這裏面所寫的，尙多半是事實，是真情，是熱烈的友情，是真正的人類愛。我爲與國內同好交換懇誠計，故不吝菲薄，公之全世，於付印之際，又臨時把本人近影，刊於卷首，非爲自誇與虛榮，爲欲藉此寄贈我許多天涯淪落的朋友。

著者謹題



◆ 影 近 著 著 ◆

記 漫 日 留

卷 一 第

這張照片，是本書所叙主要人物張君生前所攝，是我在舊存照片中僅有的一張，隱影的地點，是在泰山山麓的王母池旁小蓬萊，那是我們在泰安教書時常遊玩的地方；現在因為張君已經離開了人世，所以特別把他那八年前的照片，登在此處，以作個永久的紀念。關於張君의思想和態度，因本卷的寫作時期係在張君의生前，故未便照實敘寫，惟於字裏行間，亦或可以窺知一二。現在張君既已作古，故於續作之中，便可明白的追及。張君의思想，是非常的左傾而極端，惟對於革新政治社會的事業，乃是非常的熱心。只因他的思想和認識過於極端，故終不免做了那無謂的犧牲。我記得當事變發生以後，凡住在北京的友人，多半離開此地，張君因為環境的關係，也便離此他去，以實行他

那平生的志願。當他未去的前一日，我會與之相遇於友人處。當時二十九軍退去北京未久，西郊尚有蝨蟲的噉聲，我聽到那種噉聲，便不禁感慨無窮而向張君問道：『你現在感覺得如何？』他說：『只可聽天由命吧！』次日他便離開了北京。我是仍舊留在這裏。我所以沒去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



至友張君遺像  
原因，還是因為我與他的認識稍有不同之故。蓋我未將中日事變的性質及將來發展的結果同他們一樣的看得那麼簡單。後來聽說張君回山東後，便實行參加了那所謂澈底抗戰的救國工作。他們在魯西一帶集有數萬之衆，以聊城縣爲中心，而統轄約有十餘縣的人民，終日組織訓練，儼然成爲魯西一

帶的獨立政體。然而日軍的討伐工作，步步加緊，終將聊城包圍。他們當時因尚未認識日軍現代化軍事的力量，竟欲以短期所組成的烏合之衆，而死守那危如累卵的孤城。然而他們那孤忠的決心，終不敵日軍精部銳除之一擊，據說當城陷之日，不但幹部人員，完全做了慷慨的犧牲，而凡留在城內的成年男子，亦幾無一幸免。張君亦係幹部之一，當然難以生還。張君的死，是死於那種認識的錯誤，然而張君的精神，却常留在人間。現在中日事變，尚在繼續的發展，各地民衆之繼張君而死者，每日尚不知幾千萬人，吾於追念張君之餘，對全國尚在迷夢中的民衆，誠有不勝其悲憫與感嘆者！

著者謹識

## 自序

這本留日漫記，是我六七年前在日本讀書時開始寫起的。後來因爲生活無定，便沒有從容的時間及悠閒的心情繼續着寫，到了前年的暑假，閉居在故都的北京，於應接奔忙之暇，纔又開始繼續寫這擱筆已久的留日漫記。寫到第四十篇，已經把初期留學生活寫了一個大概。我本想再繼續的寫下去，但不久蘆溝橋事變發生了。當時我一方因受了事變的影響，精神不能安定，他方又因爲生計問題，不能不去籌謀維持生活的辦法。因此擱置到現在。現在終日忙於日常事務，當然沒有機會續寫。不過偶然在事務餘暇，翻開這數年來積累而成的留學生活記錄，便覺得有加以整理的必要。因爲這裏面所記，多半是我於初到日本時的種種觀感；對於日本的實情，曾加以細密的考察。於此有人也許要認爲這些記載，未免取材太濫，或者太不莊嚴，但是須知道這本是我爲着發舒個人的真實情感而寫，並不是有目的的在作某種宣傳，或者在爲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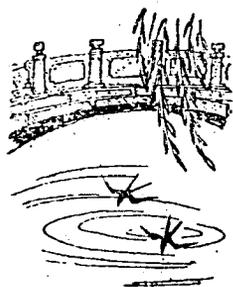
粉飾吹噓。按我們人類情感的發生，每每會是偶然的，暫時的，或者沒有系統的；這篇作品的產生，當然不能例外。不過我認爲這部作品只要能够作到發舒個人真實的情感，表現出個人對人對事的一貫的觀察和態度，便算是達到了我的心願。只是像我這樣偶然的感想，也許便會是最客觀最真誠的對於日本一般情形的正確的認識，或對個人對朋友的真實的記錄。現在中日事變已經二年有餘了，而解決的途徑至今仍是沒有眉目。在這黃色民族兄弟鬩牆愈演愈烈的今日，欲求真正的解決，最重要的工作，還是要求中日雙方互相反省和互相真正的認識，假如有了真正的認識和徹底的反省，那麼問題自然便容易解決了。

依我本來的計劃，是要想把數年來的留學生活，全部寫出，如此預計至少要在二百篇以上，而現在所寫成的，乃不過是全部的五分之一，也可說是全書的一個楔子，而且是很沒有系統的一段落，暫輯爲第一卷，以下各卷或者尚有比較更爲重要的材料寫出。按本書原名留東漫記，後以原名含義擁統，又改今名。本卷出版以後，如果能

够得到讀者的鼓勵和援助，則以下的各卷，也許能够在最近期間寫出；不然的話，那麼以下的各卷，也許便要延遲下去，以至於再沒有使我寫下去的勇氣也未可知。因爲我個人既然不是文學家，而又不是思想家及批評家，故對於寫作這種既似文藝又似論評的文字，實在沒有自信的力量！因此深盼讀者能够加以不客氣的指正和鼓勵。最後此文落成，蒙武三多陳世昌兩君及王賓孫女士代爲校閱，付印之時，又蒙孫之儁傅松楣兩君代爲繪製封面，均當於此致謝。

一九四〇，三，一二蕭昔生序於北京

留日漫記



# 目次

一 赴北京的途中	一
二 車上舊雨長談	五
三 初航的觀感	一一
四 夜航後意外的事變	一五
五 廬遊大連名勝	一九
六 侶伴的回憶	二五
七 辭別了大連	二九
八 整日的海上生活	三四
九 理想的印證	三八
十 輪船離開門司後之所遇及所思	四一
十一 良辰美景的欣賞	四六

十二	神戶觀光記	四九
十三	初乘日本火車的感想	五四
十四	到東京了	五九
十五	卜居丸山方之第一日	六四
十六	環境的認識與探求	六九
十七	生活的摸索與嚮導	七三
十八	日本洗澡的韻事	七七
十九	精神苦悶的數日	八一
廿十	一個驚人的消息	八四
廿一	由日常閒情感到性的苦悶	八八
廿二	正式上課之前後	九二
廿三	學校生活的素描	九六

二十四	初遊繁華·····	一〇〇
二十五	寓中生活的一頁·····	一〇四
二十六	寓中生活的又一頁·····	一〇八
二十七	由日本女子的之沈着說到中國留學生的輕佻·····	一一二
二十八	國慶紀念大會的情況·····	一一六
二十九	河北留日同鄉會的一幕·····	一二〇
三十	居常閒情·····	一二四
三十一	一個星期日的的生活·····	一二七
三十二	無心遇舊知有意結伴侶·····	一三一
三十三	諸同居相處的情況·····	一三五
三十四	徒步遠遊日比谷·····	一三八
三十五	日光旅行記之一·····	一四三

三十六	日光旅行記之二·····	一四七
三十七	遷居意念之醞釀·····	一五二
三十八	與同居異民族習性的隔膜和誤解·····	一五六
三十九	由誤解而衝突的經過·····	一五九
四十	實行遷居·····	一六二
	卷末附言·····	一六四

# 留日漫記

蕭昔生

## 一 赴北京的途中

數年的企望，和半年以來苦心孤詣所準備的赴日留學計劃，到現在才算完全實現了。我自北京國立藝術學院畢業，服務社會以來，已經五六年了。在我畢業的那年，正是北伐告成，全國統一，一切建國工作，方興未艾的時候；我一步踏進了社會，滿望着乘那種改革朝氣正濃的時期，拿個人的全副精力和熱誠，貢獻國家和社會，不料未經一年，國事人事，情勢日非；國家政局，日形破碎，人心的趨向，也是江河日下。我在這種是非混淆，人心險詐的社會中，掙扎了約有四五年之久，舉凡社會的複雜和人心的險詐叵測，莫不親歷親觀，使我這愚直的腦筋，簡直莫知所以。我雖然在此期中，也曾經爲真理而奮鬥，爲正義而犧牲，然而惡勢力的堅強，絕非我這毫無能力的有一點熱心所能矯正得來的，故就不能不暫懷退志，重去讀書，以求充實個人



的學識和能力了。

三四年前，我就蓄下了此願，但以種種切身問題的羈牽，未能如願以償。近來個人的節衣縮食，在經濟及其他各種問題方面，均略有了喘息之機，因此便毅然放棄了個人現實的地位，決定赴日留學。

我於民國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由家起程，因為想於九月一日前趕到北京，與友人同途東渡，故於那天早兩點鐘，便乘夜動身。當時夏雨連綿。由家到南宮的路上，沿途泥水。我們的車在那泥濘橫肆、顛簸漂搖的途中，真可說是天黑路險，幾次想要翻到水裏。所幸挽車的牲畜特別健壯，終得於天剛要明的時候，纔出了這二十里路的巔簸險途。

到了南宮汽車站，知道汽車路被雨沖毀，現時正在修葺中，到上午十時或者就可開車的。當時心中煩燥極了，因為怕在九月二日前，趕不到北京。好歹等到上午十一時，汽車開了。車行甚快，下午二時，到了德州，在德州因為下午二時的北上車沒有

趕及，只有等待夜車。在這候車的時間，乘暇到了街上，換了一副新眼鏡框，重新帶在眼上，頓時感覺舒服了。

晚十時上了火車，乘客是極擁擠的。我帶了提包，用力的擠上車去，不料尋找了半天，終久找不到一個位子。我記得在學生時代，來往途中乘坐火車，都是氣焰高昂，藐視一切，稍不如意，便要與人爭執衝突或動武；尤其是對於一般閩人或帶有紳士及官僚氣味的人，不肯稍讓。因為少年所受到的教育，是一種民本的教育，腦中的觀念，深信國家的主權應屬之全國國民，國家的任何平民，都有個人應有的主權，都有個人的自由；個人的主權，無論任何的強者，或任何有勢力的人，都是不能侵犯的。因為這種教育的影響，所以那種看重個人，藐視一切的觀念，已經深印腦海，而成爲後來做事的典範律令。然因青年時期，血氣方剛，一時感情的衝動，而誤用那種真理的時候，也是在所難免。尤其在素好武技，體力強健的我，看一切的人，都覺得不是個人的敵手，所以稍不如意，便要與人動武的。然而這次的出門，何以竟怯弱到這樣

？對於弱者，固不肯與之爭；對於强者，又覺不屑與爭，處處退讓，所以在車上尋找了半天，還沒有位子可坐。

最後在一個窻間，見有五個人佔着六個位子，有四個人坐在凳子上躺着，有一個人橫臥在車底上，都是大學生的裝束。我請他們稍讓一讓，那一個滿帶洋氣的大學生，却目空一切的把眼翻白了兩下，又由身上把車票取出來，向我一張一張的直數，表示他們是買了六張車票，是把那一個空的位子已經買下了。但當時他因為起來數車票露出來的稍許坐位已經被我坐下了；我並且很客氣的說：「這一個位子你們既然用不着，就權且讓我坐一會吧！」然而那個態度不遜的大學生，却又把眼翻白了兩翻，向我噓嚙了一大段子英文，並且毫不客氣的把他的脚一伸伸到我的腿上。啊！你們這些毫無理性的青年呀！多虧你還是受了高級教育的靈長動物，不然你還能把人生吞活剝了嗎？按這件事情，假若是在五年以前，這幾個人面獸心的東西，早被我一個一脚的踢翻了。但是這時，一則因為我有了幾年的社會經驗，對事看得寬大一些，二則因為我

的眼鏡盒子忘了帶着，如果與人動武，怕再被人打壞了眼鏡。我這副眼鏡，是三年以前因為眼的近視不便作事，而特別跑到北京，花了十數元大洋按眼配的，那次在縣中因事被狂醉之人打壞了鏡框，以致數日以來不能帶在眼上，感覺非常的不便。我既經有了那一次的經驗，所以這次當我的眼鏡沒有保險以前，是決不肯和人打仗的。因為如此，所以我肚裏的怒氣鼓了幾鼓之後，而終於讓步了。

## 二 車上舊雨長談

八月三十日上午到了北京，訪了友人張君，約定九月二日起程。在我住京的幾日中，終日走訪戚友，籌備上船等事，等到二日早三點多鐘，便是夜起床，把各人的行李打妥，我們連人帶行李，裝滿了兩大汽車。汽車開了，我們離別了友人的家中，徑馳赴東車站來。在車站上又經過了很麻煩的上車手續之後，始得安全的上了火車。

我們一行共有四人；張君，李女士，錢女士和我，李女士是張君的太太，錢女士

是李女士的同事；李錢二人是往烟台某中學教書，因為張君的關係，故特別繞道大連，如此一方在送別張君，一方在同伴遊覽。

我與錢女士，素未謀面，車開以後，經張君的介紹，才認識了。錢女士是一位思想新穎的女子，數年前曾與家庭因爭女子繼承權，名震一時。我曾久仰其名，尙未謀面，這時邂逅相遇當然是很快意的。但因初次相遇，相知尙淺，故只於談過數句應酬的客氣話以後，便轉來與張君閒談。

「現在幾點鐘了？」我問。

「大約六點多鐘了。」張君答。

「我們幾點鐘可以到塘沽呢？」

「大約在十一點吧！」張君一面說着，一面拿出輪船的時間表來說道：「我們十點鐘到了塘沽，便可馬上上船。我們的船是今天下午一時開船，明天上午八時就可到大連了。我們在大連可以稍住一兩天；四、五、六、三日都有開往日本的船，不過

四日的船，噸數較小，頂好還是坐五日的輪船；那船不但噸數較大，而時間也從容一些。」

「都可以的。」我說：「若在五號上船，須要何日到東京呢？」

張君便又指着時間表說：「輪船從大連，兩天兩夜就可到門司。那時從門司上火車到東京也可；這樣還快一些，因為火車的速度，比輪船還快些；不然就到神戶登陸上火車，不過這樣要晚到半天，而花費却儉省一些。此外船上管飯，車上是不管飯的。」

關於一切路程的話談過以後，便又慢慢的談起切身的問題來。張君說：「你打算在日本住幾年回國呢？」我說：「這層我是不敢預定的。我這次的留學，純是由於個人的一點勇氣，在經濟及其他各方面，並沒有多麼充分的準備。以我個人的實情而言，至多可以維持二年；假如將來在省補助費或者其他方面，能以再想到辦法，當然也可以多維持些時的。」

『我數年以來，在社會上服務，精神上實在痛苦極了。我本來想要本着個人向來的主張，去作一番真正有益於社會的事業。豈料事實上與我們的理想距離太遠了。我是想着做事的，想着本着良心，本着一往的主張認真去做事的；豈知一般人士太聰明了，太事故了，太只顧個人的私圖而沒有遠大的眼光。他們只顧目前個人小的便宜，而把一切正當的主張和遠大的計劃都完全放棄了，以致變成了只會敷衍局面而應付事故的狡者，所以我的主張不但沒有一點實現的可能，而我個人也便為一般人所輕視；他們認為我是太不聰明了。』

『我在前二年中，還算能以認真的做了一番而且表現過很好的成績，以後因為情勢的轉變，惡勢力的增加，我的認真的精神，幾乎完全為環境所屈服了。舉凡朋友的背棄和一般青年意志的不堅定，認識的不清楚，都使我傷心到極處。只因個人種種切身問題的牽掣，而不能不暫且妥協，敷衍時日。』

『我自受到數年的挫折以後，幾乎把一往的堅強的意志和自信力，完全喪失了。』

我從前尚能打起精神，去做種種轟轟烈烈的舉動，現在却沒有那種精神和勇氣了。從前做過很多特別艱險的事情，也都能做得通，何以現在却做也做不通了呢？我最近幾乎終日在歧途彷徨，莫衷一是，一方想妥協，一方又不甘心；一方失了自信力，而一方自信力又更強。我因為這種自信力終於戰勝了畏縮力，故就毅然決然的脫離現實，另尋人生真正的出路，這就是我所以斷然赴日本讀書的原因。」

張君說：『是的，暫時脫離了現實，當然是很好的辦法。因為中國的社會，自從民國十八九年以來，比起從前是完全不同了。在十五六年以前，社會一般人士的心目中，都還有公理，有正直，有是非；在那個時期，無論人們的思想是新的，是舊的，行爲是好的，是歹的，在他們的心目中，都還有個真正的是非曲直；故在那時，只要我們是熱心是正直，那麼雖是一個壞人，或者是我們的敵人，他們對我們也還有相當的敬重與畏懼；因此，我們的話是有力量的。我們的行動是處處得人同情與贊助的。然而自十八九年以後，一般人士的心目中，只看到勢力、崇拜金錢，那裏還看到是

非？所以在這時期，只要有勢力，有地位，你便無所不對，無處不受人崇拜；但是如果沒有地位和勢力，那就雖然正直，雖然忠誠，也不為一般人所取。我常說：十八九年以後的社會，是一種無是非，無公理，無正義的社會，是各顧其私而拍賣朋友，拍賣同志的社會，假如你肯於賣了你的知己朋友或同志，那麼你便可以得到高貴的地位；假如你忠實，你正直，你便要暗中被人賣了。所以近來的中國，已經不是人的社會，而變成鬼域的社會了。因為這樣，所以你若仍舊忠實和正直，那是一定得不到好結果的。這個可說是一種時代的趨勢，並不是我們個人本身能力大小和善惡的問題。所以可以不要傷感，不要灰心，只要本着我們向來的精神和態度努力下去。英雄可以造時勢，等到時勢一變，那麼我們的忠實我們的熱心，我們的公正無私的偉大的精神，當然仍舊可以發生力量的！」

張君談到這裏，不免給了我很多的鼓勵和安慰。這時火車不知不覺的走過了許多站，我們因為星夜起身，本來就有些困乏；這時經過長時間談話之後，精神更覺疲憊

，火車的進行聲，轟轟咚咚，有一種催眠的魔力，便慢慢將我們催人睡中，一直到了塘沽。

### 三 初航的觀感

下了塘沽火車站，同他們三位，隨着扛行李的脚夫，由亂雜的人羣中，橫衝直撞的向着輪船碼頭走來。我和張君走的還快，還能跟得上脚夫，李錢二位，却都落到後面了；若不是有我前後照望着，幾乎要把她們迷失了。我們前呼後應的亂闖了多時，才到了輪船碼頭。有一個很大的輪船停在那裏，但是還沒有落下上船的梯子來。那時脚夫由岸上跳下了船，把我們的行李一件一件的接下去，我也趁機跳下船去。我因為初次登輪船，不知道那裏是船艙？我們應該到那裏去？船上有沒有特別的規矩？我眼看着脚夫把行李扛去兩件，還有幾件在這裏擺着。我想跟着脚夫去，但又怕這幾件丟失了。正在着急之時，張君和一位穿白色制服的人由船梯上走來。我急將這種情形告

訴張君，張君就同那位穿制服的人走下艙去；這時李錢兩位女士也上來了。我請他們看守行李，自己跟下艙去。進了艙口張君同那位穿制服的走來說道：『鋪位已經找妥了。』他說着同時又把那位穿制服的向我介紹說：『這位是金先生，金先生是我從前的同學，現在此地充海關檢查員，有金先生在此，一切都可放心了。』我聽了這話，心中非常痛快，並且向那位金先生說：『請多加關照！我們多是初次乘船的。』金先生說：『不要緊，一切都託付管船的茶房了。』

張君領我到船裏，便看見我們的鋪位是一面大平炕，上面鋪着厚綠毯。這時一切行李，都已到齊，我們把被褥鋪上，把東西歸結妥協，便躺到上面休息了。

這時我感覺最不方便的就是上下炕先須穿鞋脫鞋，因為這是日本的船，日本人的習慣進門是要脫鞋的。

我上到船頂上，細細考究這船的形式，船艙好比是一座房屋，艙頂有梯子可上。船上甲板好比是座院子，院的那面是很高的三層樓，房舍華麗整潔，那是頭二等艙。

造船的材料，以鐵銅爲最多，各處有很多的輪子。惟獨那些輪子和機關，各有甚麼作用，我是一時看不懂的。啊！你這偉大的工業製品呀！像我這樣受了多年高等教育的人，有相當科學知識的人，而今對你的構造的妙用，尙不能了解其萬一，我真是空受十餘年的教育！空活半世！

我正在向着這巨大的輪船自行愧悔着，忽然從那面來了幾個日本婦女，都有二三十歲，着的都是和服木屐，頭上都是高蓬的結髮。長得雖不甚美，但是言語舉動，却非常有媚人之態。張君說：「這一定不是良家婦女，必定是娼妓之流。」我於便中窺察他們的舉動，她們是有一個乘船，其餘都是送行的。

我和張季錢三位，走下船去，在食堂內吃了一杯咖啡，便回到艙裏休息了。

下午一時，船開了。我走到船的甲板上，看那輪船離岸的情形，當時聽到鑼聲一響，凡送客的人都下船去了；船內的乘客這時都上来看船開，忽聞撥聲一動，船上轟轟踏踏的亂鳴。吊梯已經舉起了，船慢慢的離開了岸，漸遠漸遠，船頭漸漸轉向東南

進行。碼頭漸遠了，船已順了河溜了。河的西岸有很多的洋房，工廠，各式各樣的新式建築。岸下的水中，有靠岸未動的汽船，有各種舊式的漁船，一列一列的擺着。船的前方，有進口的輪船，和口內口外一望無邊的漁船。啊！這成千成萬的漁戶呀，你們都是終年以捕魚爲生嗎？你們的生活情形如何，是苦是樂，我是想也想不到的。因爲我自幼生長在大平原中，一向沒有見過很多的船隻，假如我終身不作海行，那麼這多量的船隻，怕是夢想也想不到的吧？這次的出洋，誠使我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我知道了天下之大，人事之繁，莫可究極；我以後只有推廣了舊有的智識，接觸了新的事物，新的環境；可以放大了眼界，以考究宇宙的真理。雖然此行的前途茫茫，禍福未定，但能開廣見聞，增進常識，已經爲我補益不少了。

船已出口了，各種的漁船，仍然散布各處；輪船的前方，時時見有很多的漁船迎面而來，及至走到跟前，漁船却早遠離了。我們上到船頂上，往船後一望，陸地變成了一線，西方的日光，照到黃泥滾滾的海波中，返光跳動，一望無際。張君說：「現

在離岸尚近，故水呈黃色，等離岸遠了，海水就變成綠色或黑色了。」但是這時的海水，完全是黃泥滾滾，所謂綠色或黑色的水，我總是想不到牠的景象來。

船復前行，遠遠見一個紅色輪船。橫立海心：上面有很高的烟突形物，與普通汽船大異其狀，不行亦不動，我不知此爲何物，有人說：「這或是燈塔，不是真船。」但我也不知真假，只可姑妄聽之。

船走了又約時許，忽見黃色的波中，滾出一塊綠浪，那黃色的水波，也不像那時的黃了；不久海漸變青了，黃色愈少了，慢慢海水完全變成了綠色。此時日光西沉，四面的陸地，已經完全不見了；只有西面渾濁的天邊，與綠色的海邊接壤；波濤滾滾，白浪翻翻，和那輪船行過而留到海水中的一道巨紋，遠達天際，啊！這美麗的海呀！這偉大的宇宙呀！我何以能觀到你的涯際呢。

#### 四 夜航後意外的事變

天色漸漸黑了，船上的風很大，氣候很冷。我們回到船艙裏睡了。我一覺醒來，見滿船的乘客，都已沉沉入睡，鼾聲息息，與船行的轟轟咚咚的聲音交相應和，以造成深夜遠航的景象。我爲這種夜航的情景所激動，精神興奮異常，再也睡不着了。看張李諸人，都在酣睡，也不能找人談談閒話，覺着非常寂寞；無已，只有坐起身來，由皮包取出帶來的魯濱孫飄流記，在電燈之下，細細閱讀。魯濱孫少懷壯遊之志，欲縱覽世界。不顧庭訓，背親私逃，歷奇險，犯大難，幾死絕島重洋之間；終不悔轉。我讀時一方在欽仰他的毅力，一方又想到我過去的經歷和前途的渺茫。讀了多時，忽見錢女士醒了；她問我道：「何以天到這晚，你還不睡呢？」我說道：「並未覺得困倦，睡也睡不着的。」這時錢君忽然起來到外面去了，我本來早想在外面看看深夜的海景，但是一來因爲外面的風大，二來因爲天黑，覺得有些害怕。這時見錢君出去，故索性也就走到外面去看。到了船上，向海中一望，只見濃霧四塞，陰雲籠罩，聽海水拍拍和機輪軋軋的聲音，益發感覺冷寂可怕。而且左右四顧，不見一人，錢君也

不知往那裏去了，非常懷疑。又找到艙頂上，見錢君正在憑着船欄，向海出神，她見我來了，就正起身來。我向她說道：「天很冷啦，你怎麼獨自站在這裏呢？」她答道：「我也是睡不着了，在船裏怪悶的。」我說：「不要着了涼啦！」她說：「不要緊的。」以下我們又接着談了一些關於海水的話，就一同回來了。

我又睡了一覺，天就明了，我們走到船上觀看海水，和兩旁立在海水中的小山；這些小山大約就是直隸海峽中的廟島羣島，後來忽見北面的山又多起來，山上有新式建築物甚多；這些山和建築物，大約就是老鐵山峽或旅順等港了。因為快到大連，故乘客都出來眺望，尤其是素好游歷名勝的我，對於各山更在作精密的觀察。山景是一程一程的由眼前過去，船的方向也漸向北轉了；對面的新式建築，熱鬧的街市；和港內的大小輪船，種種的帆船，種種的橋樑，亭臺，堤沿，和西面山上的白塔，無不一一呈現目中，處處都預示我們大連就在眼前了，啊！大連本是我國的國土，初租於俄，日俄戰後又轉租於日本；現時受日人的統治，爲日人所經營，至今已成了黃海沿岸最

繁盛的都市了。我真不知我們應該用甚麼眼光；去接觸這含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都市。

輪船愈行愈近，不久就進入了上述各種景物的熱鬧當中了；後來忽然船停住了，四下的淡水放了，據別人說；這是要實行檢查。我也不曉得檢查甚麼，就同着衆人去到船上等着。忽見一個小汽船開向這面來，不久就有幾個警察和兩個穿便服的上來教我們站成兩列；前面的人是檢查病的，有病就不許登岸；後面是警視廳的稽查員，專行盤問乘客的來歷。醫士的檢病到是很容易的過去了，只有那個警察，檢查比較嚴厲，答話稍一差誤，他便對你麻煩起來，甚至要加留難。當時張君在前，他答了幾句就很容易的過去了；等問到我時，我便把留學證書拿在手裏，預備呈驗。不料他並未問我的證書，只問了幾句閒話，我都從容的答上了；我正心中暗喜，這次可以平安的過去了。忽然他問我的名片；我於是把舊有的僅餘了一張的名片，拿出來交他，誰知這倒惹下麻煩了。因為我的名片上有從前某中學訓育主任的旁銜，他或者認為我在國內作過政治活動，是應該特別注意的。他要我跟他到警視廳去談談；我聽了這話，忽然頭部發

熱起來，因為初臨異域，就發生此種麻煩；真不知將來還要有甚麼事件發生，張君見我發生了問題，就過來對我說：『你不應該交給他片子，因為此處的日本官廳對於中國人是特別注意的，尤其從九一八以後，凡是中國的學生，他們便加以注意；不過個人假如沒有別的關係，是沒要緊的，他叫去就只有去一趟。不過說話要小心，不要多說；他所問不到的話，得不說還是不說好，我聽了這話，沒有他說，只有後悔不該把名片交給他，不久船便靠岸了。我正待要與那警察同赴警視廳，不料那位船上的茶役過來，指着我對那個警察說：『這一位是我的一位朋友送上船來的，絕對沒有甚麼關係，請你不要帶他往衙門去了！』這時那警察又把我打量了兩眼說道：『好！既經你說就不用了。』我聽了這話，覺得就像心裏壓着的一塊石頭一下子落到地上。這時我一方面向那位茶役道了很多感謝，一方又在心中暗暗的感謝在塘沽上船時所遇着的金先生。

## 五 鑿遊大連名勝

我們下船後隨着衆人，走了很遠，才出了輪船碼頭。我們三人僱馬車先走，張君留待認取行李。我們過了一座大橋，來到繁華的街市，電車縱橫，馬車汽車，亂跑不停。我看到這個光景，忽然想起了哈爾濱的景像來。那年我在黑龍江當教員，從哈爾濱經過，在那裏住了幾天；當時是在滿洲事變以前，黑龍江還是中國的領土，但實際上已與內地都市感覺不同，這次當然更是如此，因為哈爾濱有馬車，此地也有馬車；哈爾濱當時雖是中國的土地，實則爲俄國勢力所浸染，此地則爲日本所統轄；我那次往哈爾濱是路過遊覽，這次也是繞道遊覽此地；情形全同，而感想就也一致。

我們坐着馬車，走過了一條很長的馬路，轉了幾個小巷，就到了目的地的旅館了。不久張君也把行李取來，便一齊洗嗽休息了。

午飯以後，我們同去遊逛，張君買來了大連地圖一張，故在未出門以前，已經把所要遊玩的地方和經過的路線規定妥了。我們原來打算先游北公園，繼至滿蒙資源館。工業博物館、電氣遊園等數處；但是因爲來往均是步行，故僅遊了兩三處天就晚了。

北公園內樹木茂密，修葺整齊，規模並不甚大，遊人可以自由出入，不賣門票，聽說日本的公園，都是不賣門票。裏面有兒童運動場，休息亭，紀念碑等。以不關重要，故未甚注意。

滿蒙資源館，是日本爲經營滿蒙而設，其內將滿蒙的地勢，氣候，物產等調查特詳；凡所搜羅，盡量陳列，以爲日人赴滿視察者的初步指導。該館規模宏大，爲高四五層的一座大樓，各層又分數室，各種物品，分門別類，陳列整齊，足見日人之經營滿蒙計劃已久。而中國人尙在茫然，無怪滿洲事變之突然發生了。

工業博物館，以時間已過，未能參觀，後過日本橋，至大山通等繁華中心之各大百貨店中，遍行遊逛。各商店都是高七八階的大樓，有升降梯。一切店員，都是和服的日本女子，逛店之人也以日本婦女爲最多。這些女子都是爭麗競美。她們的語言我完全是不懂的，只聽得如同鶯聲燕語婉轉動人。

晚飯以後，又去逛商店，看那些華裝異服的外國女郎。我注意看那個是最漂亮的

？那個的身量高？那個的身量矮？她們比較中國女子究竟如何？在一般的說來她們的身量都是較高。我又注意她們的衣服的形式，裏外是層數很多。她們的衣服，可說完全像中國演古裝戲的衣服；袖子很寬，身長蓬落到地；我看着她們的走動，就好像看見梅蘭芳，尙小雲，程艷秋等名伶的登台演戲一樣，令人艷羨之極，因為這樣，所以就離開那些百貨店，而眼前還似乎看着她們那種珊瑚的情影。

有一回我在街上走着，忽然聽得背後有很清脆而婉轉的聲音：「塞要那啦！」我急轉身來一看，原來是六七位穿和服的艷裝女郎，她們正在互相鞠躬，口中念着「塞要那啦！」我問張君說：「她們說的這是什麼意思呀？」張君說：「這就是說再會的意思。」我於是便把這一句話念得爛熟。

次日早晨我們同到飯館用飯，以備出門遊覽。此地飯價，實在在太貴了。我們四人每頓飯不敢多要菜，不敢要好菜，但是一算賬就是在二元五六以上，這種地方真是非可久居之地。我們到此之時，本想在此玩個一兩天，不料因為輪船誤期，以及其他

種種的留戀，竟然一氣住了四天。因此便把這嚙大的個大連市能得逛了一個遍。其名勝除上述幾處外，若電氣遊園，若中央公園，若星個浦，若老虎灘，都遊過了。茲爲節省篇幅起見，特分別述之以省眉目。

電氣遊園並沒有很多可記之點，不過是在街市中間，加以人工的修造，而爲平時遊息之所而已。入內遊玩的人，也並不甚多。

中央公園在日本公園中，據說占第五位；但以我的眼光觀之，其規模較北平之中央公園不及遠甚，內中人影寥寥，有日俄戰役紀勝塔，建築尙稱宏大，我們在此攝影數片。

除上兩處以外可以特別記述的名勝，就是星個浦和老虎灘二處，按大連的形勢，好像一個弓形，繁華的中心在用手把握的地方，而兩大名勝，則在弓之兩端——星個浦在西南端，老虎灘則在東南端。兩處用一條長的電車路連成一氣。

在第二天，我們游過中央公園以後，就往星個浦去。星個浦在大連西南部，距繁

華街市約二十餘里，乘電車七分錢就可直達。附近有果樹園，有海水浴場及許多小山。道路用碎石鋪成，各處房屋，清潔優雅，爲外人夏日避暑之所，我們乘電車於十一時來到，最先打聽着海水浴場，走到那裏玩玩。場靠海岸，海水比較平靜，日光比較充足。北面是許多小山，故能背風，夏日人多來此浴水，岸上有一列木房，內有坐位，爲浴水人放置衣服之處。我們在此看望了一遍，見有一個賣土產的商店，一個日本老婦在那裏守着。我們走到裏面，知道所謂「土產」，就是將各種貝類、木料或金屬之類，加以彫刻或繪畫。製造各種小品玩具，賣給游人。張君說：「這種土產商店，日本到處都有；尤其在各處名勝地方，遊人很多，附近的居民，便以製賣土產爲業。」當時見有用蛤殼做成的哨子，周圍用珠貝圍繞，數個哨子成一套。價二角五分。李錢二位各買一套，以作紀念。

午間在附近的一個飯館用飯，價錢也是很貴，下午在海岸的沙灘上散步，沙灘上有很多的圓石，細膩可愛；形狀顏色，亦各不一；有紅的，有黃的，有綠的等。這些

圓石，都是被海水沖磨而成；以我的推測，這些小石，都是由很大的石塊，經多年的自然琢磨，而成小石；至於經過了多少年代，便非我們所能推測。想牠們最初由高山的崩裂，及地形的變動而成石塊，終年棄置於山崖海濱之間，無人一顧。偶經大雨的沖動，而變其位置，而加以磨擦，不知經過幾千萬年代，始成此圓形，爲吾輩遊子所愛。唉！圓石啊！圓石啊！你們是經多年的折磨，多年的鍛鍊，才有今日。你們雖然是頑石，但是你們的純潔，你們的天真和你們本質堅強而終古不變的骨氣，實在是令人欽佩呀！

我一面暗想，一面檢了很多美麗的圓石，帶回旅館以至帶到日本。

## 六 侶伴的回憶

第三日往遊老虎灘，老虎灘在大連的東南，背山面海，隨山修築，距市內亦約有里，有電車可達。我們走到一個高的山頂，只見山石玲瓏，樹木茂密，新式房舍

築於山腰，馬路亦隨山之高下，忽高忽低。北望山村錯落，南望海水無際，伏視橋梁船隻，俱能表現其爲世外樂園的景象。我們在此攝影數張，就往南去，走到南端之石崖上，南望就是無邊的大海。因爲攝影，故下到下面水石連接處，石多尖利，稍一粗心，就要被石插破，我們小心翼翼的在上面行走或爬行，絕沒有像以前遊泰山時躡石越澗的勇氣了。李錢和我三人，就下到水中洗腳，張君就爲我們攝影，一共攝了七八張。攝畢，張君也下來洗腳。忽然發現了一種水蟲，是寄生在貝殼內的；人若觸動，便全身縮進殼內，視若空殼，稍行靜置，牠便伸出腿來，帶殼爬行，非常好看。我們玩了多時，一直到三點多鐘，都疲乏了；恰好有一個小船，是專載遊人遊海的；我們一齊上去，船夫鼓動船槳，慢慢行到海灣的中心。他的船上有釣魚的細繩數條，長各五六丈，端有鉤可安餌釣魚，魚若吞到口中，就可把魚鉤住了。據說這種鉤是專釣黃花魚的，這種魚深伏海底，故須用數丈的長繩繫下，使鉤及於海底，用手執繩魚若吞餌，就急將繩鉤提起，魚可被獲。我們每人持一釣鉤，試了多時，自捨去了許多魚

餌，終未能釣出魚來。後來又看了一會用浮鈎釣魚的，亦頗有趣。這時天漸晚了，日光西沈，便返棹而歸。

第四日預備起程，但爲買船票，又打了很多麻煩。因爲從大連上船不比從天津容易，若從天津上船，只有留學証書，就可買到船票；即使沒有留學証書，僅由所在學校的証明，向日本領事館，領了護照，也可買票上船。但是此處却不同了，不但要有留學証書，尙須有警視廳的護照。此外買船票時，須先交現金百元的押金，才可購買船票。這樣就麻煩極了。所以從那天的上午九點鐘，就辦理這些手續，在日本的官署出入了好幾天，幸虧張君的日語，講的還好，故一切的手續，到下午四時就辦妥了。既然買了船票，就趕快先送錢李二位上船往煙台去。在船上陪她們談了很久的話，到七點半鐘，船才開了。張君與李女士，忽作久別，自然是離情難言；我與錢李二位，雖還初識不久，但以數日以來，同遊，同樂，同起居，故也漸有了很深的了解和感情，如同多年的知己一樣。這時忽作久別，當然亦有依戀不捨之意，船不久就開了，李

錢二位站在船頭之上，我們站在碼頭一邊，遙遙相對，相望，相呼，相舉帽點頭，一直等到船走遠，疏星四散了，人不見了，才緩緩而歸。我們沿着海岸走着，天色微明；仰天矚望，不免就想起幾日來的情形，和幾位同伴的性格態度來。

李君，是一位生性剛強，對事認真的女子，以他個人的地位和學識來講，似乎也頗能輔其性格而無愧。故能保持其天真，而不爲外物所屈。張君是一個聰慧而個體不羣的男子；胸懷磊落，舉止大方。以飽歷事變，故對人對事都能達觀。張李二位性格如此，故能深切結合。

數日以來，每見李君自負說：「凡是一個男子，都須承認我的意見。」而張君頗能屈己下人，以博愛人的歡心。李君嘗使小性子，張君能以及時陪奉，以恢復其常態；但是按李君平時談話，對張君亦甚表尊重之意。如此剛柔相濟，盈虛相補；故能常常保持良好的夫婦關係，而成爲令人讚羨的伉儷呢！

錢君是一位忠厚而多憂傷的女子，貌不甚揚，而學識頗有根底。錢君的憂傷情形

，不時表現在眉宇之間。頗引起我的推想。有一天大家正在閒談，我於無意識中談及我的妻子，她忽然很鄭重的問我有幾個小孩？我說：有兩個了。她哼了一聲，似乎就觸情生慨。又有一天，我正在張君的屋內閒談，錢君也在那裏，張君忽然教我暫時迴避，他們說是有個問題要討論，於是我便迴避到我的房間，他們的談話，似乎很長，我雖也可聽到一句半句，但總是連繫不起來。不過由這情形看來，便知錢君的憂傷，是有重要原因的，至於究竟是甚麼原因？這時他們所討論的是甚麼問題？那是我不得而知的，一直到後來聽到了錢君的驚人的消息爲止。

我一面走着，一面把數日的情形想了很久，對於幾位同伴，便有了深切的認識。我們當時回到旅館，因爲終日的勞頓，明日還須早起上船，故天色尙早就各去就寢了。次日早起將行李打好，開過旅館的房錢，就上船去了。

## 七 辭別了大連

這一次的輪船，比前次又大得多了。上船的碼頭，也與前次大異。我們帶着留在手中的行李，隨着衆人，走進一座建築宏大的長洞；洞係洋灰做成，非常堅固。上船的客人，駢肩縈跡，擁擠異常。走了多時，在東面有個大門，銅欄鐵窗；門外有個廣臺，通船的門欄閉着。衆人走到這裏站住，因乘客多係日本人，他們的咯咯語聲，我完全聽不明白，只有站在那裏等着。不久橋門開了，大家擁上橋去，我們也跟隨着大衆，擠上了橋。把船票交給守橋的人剪了，才得上到船上。船艙寬大清潔，比上次的也好得多了。我們共佔了兩舖的位子，正在窗下。這船雖大，而上船的人，也特別的多，故不久就緊緊的擠起來了：從前我們有兩舖的位子，現在幾乎落了一舖半。

我們的左面是幾位東三省的學生，右面是三位女學生，也是東三省的人。內中有一位年歲較大的，日語說得很好，簡直聽不出是中國人來。

我正在注意周圍的情形，忽然有人說船開了，我於是就把窗子打開看看，啊！船已經開了多時了，我們還沒有覺着！

今天天是陰着，並且下着小雨。遠望海面的雲霧，和迷朦的大連市，浮蕩在清水綠波的上面，頓時給我們一種深沈而悠邁的感覺。我看了一回海水，和海浪激的白花，便回艙內休息了。數日來因為路上的勞頓，精神非常不振，眼角時時有眼翹。雖會在大連稍經休息，但是眼上的毛病，似乎還未全好。這時張君說：在船上應當多睡一些。所以我就睡了。

睡到下午兩三點鐘醒了，到外面來望海。因風甚急，故波浪很大；風浪起處，白花飛濺。遠望海中白花連續而起；俯視船下，水波與船身相擊，水花飛起數尺；有時被風所吹，水點飛到我們的面上。

那些綠波是一層一層的起伏，我們在船上看波，就好像站在泰山頂上往下看那一道一道的山脈一樣。會記得本縣詩人王伯廉氏，於赴日參觀時，賦詩一首：「海水平如掌，青天月半環；輪舟拍流過，大浪起如山。」此時想起這詩，覺得與實情逼肖，他的所謂：「大浪起如山。」大概就是指此而言。

我看了一回海水，就回到船艙裏。這時正是吃飯的時候，船上的飯，總是帶有日本氣味，前幾天在船上覺得日本飯可以吃，現在漸漸對日本飯討厭起來，嗅到這種氣味，立時就想嘔吐；所以今日的飯，吃的不多，飯後因為風太大，船身一起一伏，每當船往下沈時，便覺肚裏翻鬧，口裏也想着嘔吐，非常難受，我對張君說：「壞了！我要暈船了！」張君說：可以躺下休息休息！因為今天風大，船是上下起落，若身子立着，易使胃中食物翻動，失了常態，若是橫下身來，就可無此現像了。」我聽了張君的話，就躺下身來，覺得果然好得多了。

天漸漸黑了，茶房每人發給數張表格，令填寫個人的履歷志願，及所攜帶的行李，據說將來還要把各人的行李，作詳細的檢查，若有貨物之類，超過了個人應帶的限度，就須去報稅，不然，倘被查出，一定要受重罰的。

紙煙每人只准帶一百顆，這次我們兩人，只帶兩筒，當然不成問題的；惟有張君帶着兩個景泰藍的磁瓶，打算送朋友，不知是否准許攜帶？有人說等他來檢查時，可

以說是自己用的，不可說是送人，或者可以不至納稅。張君對此問題，時刻放在心上。後來張君拿着那兩個磁瓶，到前面去檢查，我便獨自坐着暗想，原來海關就是這樣一回事，各國統制關稅，貨物入口，都須經過檢查，凡有碍於本國國情或工商業之發展者，可加以限制，或加重其稅收。我從前研究國際經濟問題，對於所謂關稅壁壘，所謂關稅保護政策等等名詞，熟習於口；而個人亦常高呼所謂關稅自主等等口號，但是海關的作用和實情究竟如何，並不真正清楚，所以個人過去所有的主張和信仰，也無非是只憑個人的情感與義氣人云亦云的亂說一氣而已，至於關稅之爲物，尙無深知的了解。現在見到這種實情，對於現代社會科學及經濟學的種種名詞。纔有了一更個進一步的了解。

我正在這樣的推想，忽然張君回來說道：「洋煙和磁瓶都經檢查過了，尙幸沒有納稅。」我聽了這話，纔把各種的想念打斷。趕快轉回面來，同張君談話。張君說：「你又想甚麼了？」我說：「沒有想甚麼。」張君把已經檢查過的紙煙和磁瓶叫我

看，我一看上面都已經貼上了檢查過的符號。

## 八 整日的海上生活

睡到半夜醒了，看看，全船的人，大都正在睡着，睡在我身旁的三位女子，有一個年紀較輕的把脚伸在我的腿上。她的脚當然是天足，並未穿着襪子；她脚上的肉非常豐滿，但是紅色很重。我這時雖然很想翻身，但是因為她把脚放在我的腿上，故不敢翻身；不但不敢翻身，而且連氣也不敢大喘。因為怕腹部臟動而影響到腿部；以至驚了人家的清覺。因此只有抑制着氣息，忍耐着酸麻，使她的脚安穩的在那裏放着。

她的骯子只蓋着頭部和上半身，下半身却赤裸裸的露着，幸虧她的腿上穿着一條短褲，不然那便更令人難以爲情了。她這樣的睡了多時，後來又翻了兩回身，這時我縱趁機把腿抽回來，後來還算是那位年紀較大的女子醒了，見她侵入了我的範圍，並

且下半身都露了出來，就趕快把她搖醒，把她的身子放正，把氈子給她蓋好，這纔恢復了常態。

我此後忽睡忽醒，一直挨到了天明，看見一輪紅日由東方射到船內，那位茶房過來，咕咕嚕嚕的說了一套子日本語，我是完全不懂的，我問張君，張君說：「這是叫起來洗臉去哩，因為不久就要吃早飯。」我聽了這話，就趕緊起來，跟了張君前去洗臉。洗臉過後，吃過早飯，就又到船上去觀看海水。

天大約九時了，日光漸漸的上來，今日是風平浪靜，日光也非常的明亮。東望海中，有很多的山巒，遍布各處，愈東愈密，那大概就是朝鮮的沿岸吧？向西遠望，天青海綠，天海相連，水上的波紋，呈出各種的形式，這便是海行最佳的時日吧！

我在整日之中，或是觀海，或是睡覺，或是坐着看書。我所帶來的書籍，除了詞典字典和幾種英文書籍以外，還有幾種閑書，是專為在船上無聊時看的，那些閑書除了曾經說過的魯濱孫飄流記以外，一種是顧亭林生活，一種是曾文正公大事記；此外

還有達夫全集。

我對於近代的名人，最佩服的是曾文正公，因為曾文正公，以一介書生，奮起鄉里，討伐髮匪，雖幾經挫敗，而終不稍退，卒能削平巨亂，奠一海內。聞彼於軍書旁午，十分匆忙之中，尙在執筆寫楷字，終身不懈。其精神之沈着及氣魄之偉大，誠令吾輩欽佩不置，我因為欽佩他的爲人，故對於他的著作及事跡，特喜閱讀，以爲將來處世的模範。

這時我也看書，張君也看書，我們不願看時就閒談；有時談起家庭，有時談起日本。我的日語，本來沒有學過，故有時也跟張君學習幾句日語。譬如說：『巧到！』就是借光的意思；『阿海堯稿遭伊麻絲！』就是問早安的意思。我學了這些日語，就設法利用。當我來回從他人的鋪位上走過時，我說：『巧到！』他們就躲開了，覺得非常有趣。

這樣一天又過去了，夜間睡覺比昨夜安適。等天明醒了，忽見海中有很多小山，

山上樹木茂密，遍被各山，與中國北方的山嶺，完全不同。我爲那些綠樹所吸引，雖然稍有點冷，而也不肯回船。以後小山越來越多，海水中並有很多的帆船，那些帆船，都是一個船有好幾個帆，呈各種形式的掛着，非常稀奇，還有一種圓台，上面有個紅的圓頂，在水中漂浮過去，不知到底是什麼設置？

不久我們的船，行在兩山的峽縫中了。更向前面有一座高山擋住去路，張君說：『要到門司了。』我也記不清門司是在日本的那一部分，只記得從前學地理時，在日本的西端有個下關，這時一提門司，頓使我如入五里霧中，我看看那座高山，正在前面當着；山上樹木叢生：山的頂點已經插入雲中，山腰有很多小路，並有電線杆立着；我真不知道這到底是個什麼所在？我想這船一定要向西行，繞過這座高山；但是船愈行離山愈近，一直到了山麓。我正想看牠如何向西而轉。但是船忽然向東轉了。東面有一個山峽，峽內流水，四川的巫峽或者就是這樣，我這時精神興奮極了，興趣濃厚極了，而同時注意力也強極了，我想看看這船到底往那裏去？然而這船並未向山峽

行去，只往東南行，眼看得南面沒有路了。啊！南面就是碼頭呀！有很多接客的人等在那裏，船愈行愈近，終於靠在岸上。

## 九 理想的印證

登了門司市的岸，便同張君走到街市去逛。我親蒞日本的國土這是第一次：也可說親自接觸外國的社會是第一次。從前在學校中讀英文時，就常常推想英國的社會，或美國的社會；後來要來日本，便又推想到日本的社會。因為歐美的國家，都是近代文明的先進國，所以便認為他們的社會情形；如像他們的都市，他們的農村，以至他們一般人民的生活，必定是很文明的、很高的。他們的社會決不至如中國一般下等社會的齷齪和卑俗；決不至如中國社會的三教九流，五花八門，無奇不有。尤其是每見外國人在中國都是華裝異服，並且多半是充醫院裏的大夫，或當大學的教授；所以在從前幼稚的觀念裏，便認為歐美的一般人士，都是終年穿着華裝異服；甚至凡是會

說英文話的 都可以做醫生或者充大學教授了。

對於日本的社會，從前也常有種種的錯誤觀念，譬如從前中國人普通稱西洋人為「西洋鬼」，於是便稱日本人為「日本鬼」，甚至因傳說日本人體格矮小而稱之為「小日本鬼」，今見日本人的面貌，與中國人並無差異。決不像西洋人之碧眼黃髮，捲髮如嬋。即言其身材之高，平常說也不在中國人之下，再如從前聽說天津日本的妓女，常在街上拉人，又聽說中國留日學生，幾乎都要與日本女子發生關係，因此便誤認日本女子，對真操觀念，並不重視，其實這次來到日本，馬上便可見到，日本婦女，多是步履端嚴，目不斜視，較之中國婦女，尤有神聖不可侵犯之態。

以上種種錯誤觀念，在大連住的時候，已經證明了大半，但是因爲在大連仍是中國人居多數，故對日本國內現象如何，仍是不甚清楚。

現在已經親臨日本的國土了，舉目所見的，除足印證過去的錯誤理想以外，又可見到的是軍警的森嚴，是官吏的顯赫，是紳士的闊步，是脚夫的泄沓，凡此都與中國

的社會相同。我們出了碼頭，沿着大街而行，見兩旁的攤販，和街上推車擔挑的小販，他們嘴裏所咕嚕的日語，我雖然都聽不懂，但是看他們的笑靨相迎，勾訕過客，和其他種種的表情，與我國都市的下層社會，可說是毫無差異。

我們走到繁華的街市，見來往的行人，有學生，有仕女，有富商巨賈，有流氓政客；形形色色，各盡其致。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像這種三教九流，五花八門的社會，是在現在的經濟制度以下必然而且應有的現象吧！

因爲如此，故又使我重新想到英國的社會，和美國的社會，以至德法意比等國，亦必如此。由此更可證明我過去的想像，幾乎完全是錯誤的；決不是外國沒有貧民，沒有乞兒；亦決不是會說英語或者會說日本語就有多大的學問，甚至就能去當大學教授的。

我這樣隨想隨走，經過了繁華的街市，漸漸走到僻巷裏去。張君說：「錯了！我們回去吧。」我抬頭一看，前面就是山麓了。西面也是高山，我們因爲不明白此處的

地勢，故也不敢走到山上遊遊去；只有仍循原路回來。

街市又漸繁華了，到了電車經過的地方，有一個很大的商店；店面也有四五層高；進了頭層，見是賣魚肉水菓子的，上面的幾層，大約仍與在大連所見的百貨店大同小異。我們因爲不想再買東西，故亦無再上去逛逛的必要了。我們出了商店門，又往東去，街上的情形，與別處大略相同。行了多時再向東行就是山坡了，電車路一直通上山去。我本想到山上看看；張君說疲乏了，不願再上去了！於是便一同回來。回到那座商店，仍向西行，見電車道忽起起伏。再往西行似乎也通到山上去了。我們因爲時間的關係，不敢再去探本窮源的仍向前行。只有再行折回。我們折回以後，在一家小食堂裏吃了一回冰西瓜，口渴似乎好些了。看看天十二時，下午還要開船，故返回船上。

## 十 輪船離開門司後之所遇及所思

下午一時船開了，這次開船時，有一個事件使我特別注意的，就是門司市的各小學學生在碼頭上歡送由滿洲凱旋的軍士的事。當船將開的時候，忽見一隊一隊的學生，往碼頭上來。每人手中拿着一面紙旗；教員在各處指揮，把東西的一個碼頭佔了很長。最初我並未注意，因為他們都是十歲左右的學生；後來見成千成百的五色紙條，由船上繫到船下，這才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走到船甲板上，看看紙條的上面是凭在三層船樓上的一些軍士；船下手中掣着紙條的，就是那成千成百的小學學生。我問張君這五色紙條是什麼意思？張君說：是歡送行人的。等我再仔細一看，那些學生的旗子上，是寫着歡送滿洲戰勝軍士的意思。啊！我明白！這原來是歡送赴滿遠征的軍人了！不久船開了，那些小學生每人手中拿着紙條，舉着旗子，大聲吶喊；樓上的軍士，也在奏着威嚴的軍樂。船越行越遠了，他們手中的紙條，還在慢慢的放長；那些五色紙條，布滿天空，密如蛛網，終至被風所吹，落到水裏的也有，飛向天空的也有，斷了的也有。這時船上的軍樂還在奏着

對岸的小學生還在舉旗喊着。我看到這事，不禁發生許多感慨。按中日兩國，同文同種，唇齒相依，形同兄弟，誼若骨肉。欲維東亞之和平，則必中日親善，實行提携。果不如此，決非兩國民衆之福。蓋歷史是長久的，從歷史上看來，決沒有一個國家會永興不替的，如果不向大處遠處着想，因一點的不合即行衝突，即幸而得勝，亦不過是一時的光榮，但是於此種光榮中，就要養成虛矯，養成傲慢自尊或墮落之習，且由此而製造惡因，或由勝利而轉爲失敗。中日兩國，形同比鄰，如果滿洲事變結果，沒有善後辦法，將來循環報復，決非兩大民族子孫萬世之福。不觀夫德法之前例乎。按德法兩民族的本源，均爲北歐民族轉移化分而來，近世德法之衝突，不但兩國人民受其毒害，且能影響於世界之和平。吾輩可不持爲殷鑒乎？我這樣想着，這時看那些紙條，已經完全斷了，在水上漂浮的也有，在船板上被人踏着的也有，在乘客手中玩着的也有。我這時看看這船向西又向北轉，不久又向東轉了。這樣一直的轉了一個大圈：使我簡直是莫明其妙。輪船轉向東去後，纔把路線順正了，一直開入當我於輪船

進港時看做巫峽的峽水中。

兩邊都是小山；山上都是茂密的樹株。山根水際，有堅固的石堤，有平遠的馬路，一直穿入茂密的林中，林間白壁紅頂，忽隱忽現。諸如此類的情況，一程一程的過去；過了半時之久，纔出了這道峽水。這時水漸漸的寬了，岸漸漸的遠了，再東行時餘，便成汪洋大海，幾乎不見邊際，從前讀日本地理，記得在三島之間，不過隔有細水一線；而今見實際情形，竟是汪洋大海，與腦中所記完全不同。由此可証書本上的學問，多是不正確的；欲求真實的知識，應該向實際中探求，離開了實際的學問，多半是不足憑信的。我正想到這裏，忽然張君問我說：『你又在想什麼了？』這一問却把我問住了，因為像上面我想過的道理，可以說是極淺近的，故不願拿出來對人講；只好另想一件事去答覆張君好了。我說：『我想我們現在所經過的海，好比是地中海，剛纔過來的山峽，就好比是直渤羅托海峽。不過這海比起地中海可是小得多了，歷史也晚得多了。據說地中海是世界人類最早的發源地。在二萬年以前，地球剛過了第

四冷期，地球上的氣候是很寒冷的，當時南北冰洋都是終年堅冰，以直達到英倫海峽，大西洋的水面比現在是低得多了。因為所有的水，都被南北冰洋收去了。當時的世界大陸，都是荒寒不毛，只有地中海底的盆地中，氣候比較溫和；所以那時的地中海民族的文化，就慢慢的發展起來。舉凡衣、食、居室、器用、耕作等，據近年科學家由地中海發現的古物中推想，當時都已略具雛形了。不料後來因為天氣現象的變動，地球上的氣候，一天一天的變暖；南北冰洋的堅冰，一天一天的溶化；大西洋的海面，一天一天的加高，故每至夏日，直瀉羅駝峽中的水，便大量的發洩下來，使地中海底定居的民族，年年鬧水災淹死很多的人民。這些地中海民族，被水災時，有的漸漸往南北兩面的高原上遷徙，有的便被淹沒於巨浸之中。地中海內湖水的水面，年年加高，以至完全變成了現在的海；而遷徙上來的人民，纔又定居在地中海的沿岸，而繼續發展人類的文化焉。

『由此就可以知道，歷史是很長久的，一切生物或民族決沒有絕對的優劣，其中

有物競，有天擇，優者不要驕，劣者也不要自餒！應該放大眼光，互相團結，不應只顧目前的利害得失，纔能期於長久呢！」張君點頭道是。

## 十一 良辰美景的欣賞

我們的船不停的向前走着，茲爲節省篇幅計，故不再詳述船上乘客的種種競技杖麻雀和沿途在船上洗浴的事情了。我只記得這一天的下午，船是不停的走着，那遠處孤立在水中的小山，一個個呈現在眼前，又一個個的向後方過去了。最初見過的山均是很小，後來又漸有很多的大山，山上樹木房屋，山下海中，水波清澈，有很多的漁船，往來如梭。有一個小汽船遠遠的由東馳來，船上煙筒的煙，拉了很長的一道，多時不散，因爲今天的天氣，是非常的平靜，一點風絲也沒有。那時船上的客人，似乎都把眼光集中在那小汽船上。天是漸漸的黑了，天空的周圍，稍微有些雲絲。遠山近船，漸漸都有燈火的閃動。我們的船是向東行，那小汽船是向西行，故不久就行過去

了。所留下的，只有空中的長烟，和水中的一道很長的水紋。這時我看到那遠近的山，和澄澈的水，水中的船，到處的燈火，和空中的長烟；天色靜穆，夕照尙留在周圍的薄雲絲中；那過去的小汽船，也似隱似顯的沈默在那靜穆的暮靄裏。此情此景，焉能不令人感懷而默禱呢！

啊！這廣遠的世界呀！這偉大的宇宙呀！你的仁慈，可以化育萬物！你的美景良辰，到處能引起人們的羨慕與欣賞，你的真理，你的幽奧和神秘，恐怕永終不是我們人類所能追求窮盡的吧！

我這樣默祝以後，轉身一看，那許多立在船上觀景的乘客，都已回艙去了，只餘我個人尙在這裏呆然的立着。我覺察以後，忽然打了一個寒噤，我看看天色已經完全黑了，天上的疏星，在空中的各處沈默着，我因爲不堪這種清景的侵逼，故就回船去了。

因爲整日的勞頓，精神有些疲乏，躺下不久，就睡着了，一覺醒來，正是半夜。

一看張君未在、臨近的乘客，也多半出去了。我很覺奇怪，便趕快出去看看，到了外面，見船的兩面，遠遠有很多的燈光，那些乘客，也都圍在那裏看呢，再向前看，燈光更多，好像我們家鄉過年時散的路燈一樣。再看左面，有一個紅燈，掛在很高的山上，於是大家又都集中在這個紅燈上。不久紅燈過去，前面又是一個燈，紅色綠色，頻頻變換，更能引起人們的注意，看看這紅綠色的燈離船很近了，忽然船又向左轉了一個大灣，於是把前面的很多燈和那紅綠色的燈，忽然都閃在後面了。剛纔船是向南，這時似乎是又轉向東北了。這種方向的推測，完全是由於東方漸上的月光的關係。因爲今天是國曆九月九日、大約正是陰曆七月二十幾，在今天的下半夜裏，月亮正當從東面上來。

這時船是依舊的前進，剛才那些燈光，也是愈去愈遠了！大家都回艙去了，我也慢慢的走下艙來，蓋上氈子，又復朦朧的睡去。正在半睡半醒之間，忽聽有一個人說：「口閉愛，次克馬系大。」又聽着張君在旁說：「次克馬系大」他們這兩句話，

清清楚楚的送入我的耳鼓中，就把我促醒了。因爲那人的聲音很大而且清楚：張君又重復答了一句，所以把這句話聽得清清楚楚，我睜開兩眼，轉過面來問張君道：「你們說的是什麼意思呀？」張君答道：「他說神戶到了。」「口閉」就是神戶，「次克」就是「到着」的意思。」「我於是便又學會了一句日語，在口中念念不已。

這時天大明了，看看前面的小山，愈行愈近，輪船由各山的前面轉向了東北。山上和水中種種的新式建築物，比大連灣中更多，來往的船隻，也不一而足。船入了港，依然見到各種繁華的景像，因於大連入口時，曾經有過一種大概的描寫，故在此便不再贅言了。

船靠岸後，人仰馬翻，鬧個不休，我們被水上警察作過詳細的盤詰以後，索性還去忙那種最麻煩而勞苦的下船工作。

## 十二 神戶觀光記

九月十日早晨，同着友人張君，出神戶碼頭，僱了一部自動車，經過稅關的檢查，便一經馳向火車站來，站名三ノ宮，我們抵站之時，正是九點多鐘。九點多的東上車，已經趕不及了；十一點多鐘還有一次，但是因爲在此等行李，費了很多的時間。等行李到後，便進行買票，因爲乘客擁擠，張君在前面，我就跟在後面，擠了多時，終久因爲行李過多，手續又不熟習，白累得通身是汗，結果火車票還沒有買妥，而十點多鐘的火車就開過去了。我們此時無計奈何，只有等待下午六時的火車。

當我們擠着買行李票時，就遇到了張君的幾位熟人，有一位梁君是我們河北省的駐日留學生經理員；此時經張君的介紹，就互相談了數語。梁君體軀短小，精神活潑，他那流利的日語，和朗朗語聲，尤其令人注意。他因爲也是忙着買行李票，故不久就互相離開了。

我們把行李買妥以後，長時無事，便去到街上閒逛。神戶街市，建築整齊，較之門司却又有一番雄偉氣象。當時我們因爲忘了買一張神戶地圖，地理不熟，電車也

不會乘坐，只有在街上亂跑一氣。肚子餓了，因為尋找中華料理館，繞了許多街市，終於未能找到，結果在一個西洋料理館中用過午飯，纔一同往山上走來，山在街市的北面，神戶市街像是築在山坡，故我們在街上行走之際，不覺就已上到高處了。我們到了山麓，由人工修造的山徑，盤曲而上，只見遍山樹木，叢翠密集，與吾國華北諸山，大異其狀。如挺拔的樟杉，杈杈的松柏；我們由茂密的松巔林際，向南眺望，神戶市街，已到眼底，又前行轉了幾個迴旋，忽見路旁商店甚多，所賣物品，多屬糖果、汽水、土產、玩具及風景畫片之屬。我們因為走得累了，身上汗液沍流，就稍行休息，並選購畫片數種。繼復前行，路分爲二，一爲上山之路，一爲觀瀑之路，循此路行，見山徑鑿於山石之間，頗平坦。過一石坊，路忽下行；至一花木叢生迴廊幽雅之處，即觀瀑之亭也。瀑在亭之北，兩面懸崖絕壁，紅葉遍布於亂樹叢中。瀑由山之頂，倒洩而下，高約數丈，如懸白練，以達亭底。瀑名布引，據云有雌雄二個，此即所謂雄瀑也。此處亦有數小商店，所賣物品，無非糖菓、汽水、畫片之屬。旁有茶座，

爲遊人休息之所，我們坐此飲汽水數瓶，並於此一面觀瀑，一面閒談，不數分鐘，身上汗息盡解。轉有涼意。飲畢，循原路而下，旋復上行，惟尙未見雌瀑之所在，就已行至半山矣。

遇一柵門，似神社之狀，入內，果有神社在焉。更前行，路旁溪澗嘩嘩而流，蓋即瀑布之源泉也。



出。拾級而上，至其巔，忽有大湖呈現目前，廣約數百畝，湖周四山環立，北岸有徑可通山後；湖中遊艇數隻，靜置岸旁。余觀此湖景，不禁大爲讚絕，蓋於如此高山之

。吾輩正疑此溪水來源之所在，忽見石壁橫立於前，高約數丈，壁爲人工所築，貯水於下；壁間遍布水孔，水涓涓而

上，尙能有此大湖，真是奇觀。余細察其湖之成因，係由人工造成，蓋此處原爲一較廣之山谷，谷之出口處較狹，日人遂將狹口，用石築一壁壘，如頃間所見，以阻水之流出。因水被阻，故水而愈積愈高，以成此湖。余觀此湖，忽於腦中憶起一件事來。當我那年在泰安教書，課餘暇日，喜游泰山，泰安城在泰山山麓，因地勢甚高，故城內泉水缺乏。余嘗思得一法，以謀補救。即將東西兩溪之下流廣谷處，各分爲數段，於各段之中，築石堤一道，阻水下流，堤中設閘，可自由放水。如此於夏雨時期；將各閘閘起，則山上洪流爲堤閘所阻，可漸積而高，以成大湖；如此於泰山各溪路中，可用人工造湖之處甚多，有此諸湖，則泰山風景，既可爲之增色，而夏期山洪爲堤所阻，不至狂奔而下，使汶河有潰決之虞。此外春冬期間；城中缺水，可將湖水漸次開放，引入城中，供人食用，以免飲水缺乏之虞。惟當時只抱此種理想，無能見諸實行，今觀此湖，益信當時所見爲不謬。余於湖旁徘徊多時，始復前行，沿着湖的北岸，繞過一山，又跨過一石橋，而行於高山深谷之旁。因山崎路僻；人影寥落，不禁爲之

悚然。旋折而西，又見房屋甚多，旁有市肆，且有旅客飲茶之處。至此張君欲回，我因遊興未盡，鼓勇前行，又經過了幾處庭舍，幾處茶台，橫溪，木橋；終由一最高之山頂，橫越而下，雖山路極危，而遊興如常，毫無畏縮之意。當由高山南下時，我們二人攀藤扶草，前提後攜，不久下至一山莊之處始獲正路。吾輩在此極目遠眺，神戶全市盡入眼底；市街之南，爲無邊之大海；海中之長堤，海濱之汽船、船塢、鐵橋，烟突，以及市內之高形建築物，均沉澱於烟塵迷濛中，益增觀感。

吾輩下山之後，以時間尙早，又至動物園中遊覽。所畜動物與中國公園中所見略同，惟獅子則爲中國動物園中所未見，今得於此見之，足以償夙願矣；因時間已到，乃同返三ノ宮車站。

### 十三 初乘日本火車的感想

到了三ノ宮站，知開車的時間已近，乃整理一切，以備入站上車。此處來往車輛甚多

，每一小時內總要有數次車通過。故車票雖然買到，若不到開車前的數十分鐘內，仍是不得入站。我們等時間到了，便依此入內，這次因為由物勒園參觀回來稍晚，睡鋪已經買不到了。故只得上到普通的三等車內。車上乘客並不擁擠，我們找到兩個空的位子，把零星的物品，放到車頂的棚子上，便坐下來。看車內的形式與中國的火車大同小異，其不同之點，只是比較的整齊和清潔。

車不久就開了。車行速度，似較中國火車為高，我們由窗間向外看那外面的景物。這時剛過六點，天尚明亮，外面的景物，尚可清楚的看見。我們最初所見的，無非是些神戶的街市、商店、工廠，以及到處充塞的住房；其次見到的，便是接連不斷的民房，再次便是民房與田圃相間，道路溝渠，亦到處可見。不過這些事務的形式，與中國却大有不同。第一這些民房，總是接連不斷，並分不出那裏是農村那裏是田間；第二這些日本式的建築，多半是木製的二層樓房，一座樓房便是一家的樣子，院落很狹小，且是圍在樓房的周圍；第三那些田圃都是附在住房的一旁，並無中國的半畝廣

野，一望無際的田地；此外，日本的田圃都是開成一些小畦，好像中國的蔬菜園子一樣，似乎都可以用水灌溉，人工用的也很多，故每畦的農作物都是很盛茂的長着，高而且厚；並不像中國田間的禾苗那樣的單薄。此外道路溝渠，橋梁甚多，而且隨在都有曲折，與中國之祖途漫漫，廣遠無際者不同。像這一類的景物，都個個的印入了我的目中，激動了我的心絃。北面的山色，也曾經爲我所注視的目標，如最初所注視的，是我們曾經上過的高山，因爲那個山頂，有一處缺陷，樹木較少，那就是我們曾經爬山經過的地方。我們按着那一層一層的山形，仔細的辨別了多時，最後纔能找到的。那一個所在，是居在羣山的中間，與登山時所想不同。因爲山的北面，仍有更高的山。這一些高山，一層一層的山眼前過去，天已黑了，而山脈仍是連綿不斷，似要與這漫長的鐵路相終始的一樣。遠遠的山中，時見有幾組白烟，和一星燈火，這些烟氣，與白雲相似，因爲都是出在山腰谷際，故終於不辨是雲或是烟。

我在意間看了多時，外面的景物，就漸漸的不可見了，只有幾處的燈火，尙時時

在各處閃動。我回過頭來，靜靜的坐了一時，見那車仍是加速度的飛馳，而我的心中於不知不覺之間，又在暗自思索起來。從前我們都說日本是一個小國，而積尙不及中國的四川一省，將來是不足畏的。因為這種遠視的說法，故於幼時的觀念中，就對日本的國家，不免有些不正確的觀念，比如說甲午戰役，向來都說中國的戰敗，並不是真敗，是由於清廷的昏庸，和將帥意見的不一致，故其敗也，乃是一部分的戰敗，而非全國之戰敗，如全國能一致起來，日本是不足畏的。至於日俄之戰，也都說是日本的倖勝。及今思之，則覺那種說法，都是不甚正確。蓋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一切事業，實已突飛猛進，而成爲一個現代的國家了，如以一個古舊的國家，而與一個蒸蒸日上之現代國家相較，則其勝負之數，不能僅以土地的大小爲斷。當時清政的墮壞，帝俄的專制，均非現代式的國家，故中俄雖大，而終不能不敗。況日本的國土，此時非僅如四川一省，如台灣朝鮮均爲廣大的沃土，滿洲及南洋委任統治地，均綿亘於太平洋中，久爲日人的勢力範圍。再觀其國內情形，有普及的教育文化事業，有便利的

交通系統，有宏大的工商組織，共商業勢力，且遠及於全世界，世界之各大資本主義國家，莫不感到他的嚴重的威脅。其海軍勢力，已競競然與英美相抗衡。吾今親臨此國，已見其房舍之充塞，市街之繁盛，人烟之稠密，以及一切近代文明進步之程度。始知日本於此種情形之下，而能稱雄於當代，實爲當然之事，吾國雖屢受日本之侵略，此時急應猛醒，奮自鞭策，以努力自進於現代的國家組織爲要，不應僅以怨天尤人之態度，加入以侮謾，憑入於寇仇之中爲已足也。我此次赴日，本爲探求真知而來，故此後應排除成見，棄絕感情和意氣作用，而另以客觀態的度和正確的眼光，去考察這一個事實上已經稱強於世界的日本。

我這樣的想了多時，覺得精神疲乏了，想睡，但是因爲沒買睡舖，坐在車上，怎麼也睡不熟，況且近年的精神，有些不像從前了。想少年時代，如果一夜不睡，簡直一點都感不到痛苦，現在可不行了，如果一夜不睡，那真是痛苦極了，所以總想設法睡一覺，然而這時覺既睡不着，而又不肯不睡，於此半睡半醒之際，真是萬分的難過。

。看看張君，像是並不感什麼痛苦的在那裏看書，車上的人，有的睡覺，有的睡得前仰後合，有的却在忽睡忽醒。有時車上的女招待員，遞到我手中一張紙片，我接過來打起精神看看，上面畫着各種美麗的圖案畫，甚有小巧玲瓏之感。但是上面的字跡。我是不認得的，有的寫着幾個漢字，我也聊可看到牠的意思。知道這大概是飯車上的廣告畫片。我因為覺得這些畫片，尚有可愛之點，故就把牠裝入袋中保存，此夜是漫漫的長夜，我於此漫長的夜中，因為睡不着覺的痛苦，故急欲盼到天明，然而天總是不明，覺總是睡不成，我只有於半睡半醒之下，以挨度這漫漫的長夜。

## 十四 到東京了

天將要明的時候，我便強打精神坐着。見有許多人去到洗臉處洗臉，我與張君也拿着毛巾肥皂等物，走往前去，洗臉處是一個置有自來水盆的小室，地方狹小，每次只容一人。我與張君洗臉畢，天尚未見大明，不覺火車又行過了一站，按這次火車由

神戶出發後，在這漫長的夜中，經站很少，盡力的想來，至多不過是經過大阪京都及名古屋等處。此時天將要明，經站忽然較多起來。所經有清水，有沼津，有國府津及平塚大船等處。此時天已大明，紅日東上，所經之地，或為低濕的水田，或為起伏的坵嶺，而隧道到處可見。惟出神戶後所見的連接不斷的房屋，此時怎麼也看不見了。

張君說：「這是近海之故吧。不久就到東京了。」我聽到這話，精神愈為興奮。看那些起伏的山嶺，忽遠忽近，山上的樹木，山下的溪流，變化無窮。田中的農作物，有的是稻田，有的像蔬菜之類。凡此一切，都是青葱可愛。南面無山之地，沙灘無際，霧氣迷濛，這大概就是距海的近處了。不久低濕的水田，漸漸少了，而各種的軌道，却大加複雜起來。有橫跨的鐵橋，有交叉的路軌，電車的天線，紛如絲網。電車，火車，縱橫飛馳。車旁的田間，遍立着極大型的廣告字牌，如：『花玉石鹹』及『明治牛乳』之類。不一而足，誠令人眼際應接不暇。張君說：『日本的交通，誠然是發達極了，而以東京，附近為最。有高掛鐵軌，有地下鐵軌，市內交通，有省市電線，

縱橫如蛛網，有乘合自動車（公用汽車），以補電車之不足。此外小自動車，到處飛馳，價值之廉，與北平之人力車無異。至各都市的聯絡，除火車以外，亦多係電車，惟日本電車與中國各處的電車不同，車內容積，等於火車，而且一次便可掛許多列。據說：日本交通的發達，不但可首稱於東亞，而且可勝過歐西；因為歐西各國的路軌，大概都是做舊的了。』我聽了張君的話，不禁愈對日本不敢輕視，我看看那些來往如梭的電車，每次都是掛着很長很長，與火車無異。不久車到橫濱了，其市街之繁盛，雖在車內，可一望可知。過橫濱後因愈近東京，故繁盛之狀，步步增加，車路兩旁，住房、市街，工廠，連接不斷，如神戶附近之所見，惟東面近海，繁盛稍差。

車過品川，即入於東京市中心了，於窗外所見，或鐵軌廣布，或市街繁昌，街上的電車自動車縱橫飛馳，人馬奔騰。車旁的房屋，多為七八階的高型建築，那些建築的上面，附有很多的字跡，東西字體，各具形式，變化萬千。凡此所有，對我當初到東京的人，並不能與以啓示，使明瞭其社會的實情，惟徒足自誇其繁盛及富麗，令人

望洋興嘆而已。

車到東京驛，我與張君提了零星物品，下了火車，隨着衆人，走出了那站台的長廊，一階一階的降入電燈輝煌耀如白晝的地道中。此時眼所見的，是長長的地道，是耀眼的白壁和壁間的五色燈的光相映，男女乘客，往來充塞。耳中所聞的，爲咯咯的日語，和那燕語鶯聲的女子的談話。此外鏗鏗的「下駄」聲，充耳皆聞。凡此種種，又無處不令人感到這却是到了另一個天地了。

我出了切口，停止在那建築宏大的驛前，張君去認取行李，我就在這裏等着，看這座車站門面比神戶又大的多了。地廣數畝，而四圍石壁環抱，成圓筒之形，筒周窗口甚多，各個窗口，似都有他的職司，於此窗口的數目之多，就可想見其組織的複雜了。

當我正在四下觀望之際，忽然看見一個身量很大臉面很寬的人在那面談話，他的年紀約爲三十五六，而頭頂的髮已經脫落大半，將近禿形了。他面部很大，額部很寬。

而且明，而且明的幾乎放出光來。他帶着一副眼鏡，也是很光亮，這種光亮與他額部的光亮相輝映，不禁使我感覺這人像是在那裏見過的。我走到前面，聽聽他們說話的聲音，纔知道果然是中國人，我想這人一定是在那裏見過。我正在暗想之際，張君把行李取來，一同搬到外面，叫了一部自動車，離了東京驛，而馳向目的地的丸山方來。

我因爲一心仍在想車站上遇着的那人的來歷，故對於街上的景物，毫未注意，只任那自動車向前奔馳。我想了一會，就轉而問張君說：「敝省的同鄉，你有認識的嗎？」張君說：「貴省的同鄉，我認得很多，有一位張××君與我感情是很好的。」我說：「張××君也在此地嗎？」他說：「是的，那人是很正直的。」我說：「剛纔我在火車站上見了一個人，身量很大，額部很明亮，不知是他不是他？」張君說：「你認識他嗎？」我說：「我認識他，我當學生時代曾與他相識，惟多年不見，恐怕認識不清了。」張君說：「那人也許就是他，因爲在神戶遇着的梁君是今天來到，張君和

梁君很好，或者是來接他。」我說：「也或者是。」我們正在談話之間，那自動車已抵丸山方了。

## 十五 卜居丸山方之第一日

「丸山方是張君從前的居處，故這三個字是我久諗於心中的。當我在聊城教書時，接到張君抵日的信，信面上便寫着「丸山方」三個字，我當時因爲不懂日文，就不明瞭這三個字是個什麼意思。後來經張君的解釋，才知道丸山是一位日本人的姓氏，而方字是尊稱之意，也就好像中國的「某宅」一樣。從前在黑龍江教書的時候，曾聽到一位留學日本的同事說住在日本家中，就好像他家的親友一樣，吃飯是在一塊，喝茶是下女給送，掃地拭玻璃都是下女給辦；有時悶了，也可以和他們家人談天，甚至也可以同他家的女兒一同玩耍而毫無介意，我當時聽到這些談話，便覺得留學生活是如何的美妙！如何的具有詩意呀！這次初到丸山方的門前，便立刻注意這家是

一個甚麼樣的家庭。當我們下了自動車，張君就輕輕的拉開外門——日本的門與中國的不同，他不是往裏外推開，而是往左右拉開的——進入室內的一塊空地中，這在日本叫做玄關，進門後只有這是一塊地，再往裏便是屋裏的炕上了。張君用日語招呼了一聲，有一位二十左右的女子出來，那女子腳上穿着鞋襪，身上穿着一件白套衣，見張君來了，便表示非常歡迎的樣子，與張君談了很多問答的話。不久又出來了一位女子，和一位年約四十多歲的老婦，這女子比先見面的年紀略小，老婦却像是主婦一樣。她們都向張君表示十分的歡迎。張君脫了鞋上到炕上，我也脫了鞋上去。張君把我介紹給她們，並指着那位老婦說，這是「噢拔喪」並且說這是對長年婦女的通稱，那位年紀大些的女子，叫做「富季喪」，這個年紀小些的女子，說就叫他「奶桑」吧，張君說這兩位下女對人都很好，他們談話之間，對我們却是表示十二分的親切，可惜我不會說日本話，不能全懂她們的意思，僅由張君的翻譯，才能知道談話的一部分意思。因為此處房子已經住滿了，只有一小間，等候一時就可以騰出來。讓我先住在那一小間

裏，後來張君到樓上面去找一位住在此處的朋友，別人也都散開了，我在這裏坐着，細看這房子的構造和安置。此處是一個小間，中間有一張方桌，四面有幾個椅子，是個休息飲茶的地方。再往裏是一間大的客廳，中間有一個大的短桌，上面書籍文具，無不俱備，四圍有很多的櫥塾，可以屈膝而坐，凡讀書寫字或談話均於此行之。四面牆上有很多的字畫及其他陳設，都是極盡華麗。南面有寫着博愛兩個大字的一幅橫匾，款式是孫文二字，由此便可想到當年孫中山先生在日本進行革命的情形。向左方是一個通道，可由此上到二階，右方也是一個通道，似乎很長，張君就是從此處進去的。我仔細觀察了多時，覺得日本房子的構造，與中國大有不同，服裝亦與中國異趣。中國的建築，都是四面有房，中間是庭院，日本則不然，除了進門之所謂玄關爲地外，其餘都是炕蓆或地板，進門就須脫鞋，這與日本足下所穿の木屐，正是一個相稱的一環。日本衣服，長可及地，寬與中國的古裝相同，此與室內的炕蓆及屈膝而坐，亦有相稱之處。中國古時之所謂席地而坐，大致就是如此。惟中國的文化及衣服器物，現

已大改舊觀，而此種中國的古制，竟尙保存於向來模仿中國承受漢族文化的日本，而彼且依照另一種文化的途徑，滋嬖嬾變，以發展爲日本的今制焉。我正在作着種種的幻想，張君就從裏面回來，並同一位中國朋友來此，經張君的介紹，知道那位是聶君，年約二十四五，是一位很活潑的青年。據說他是今年四月間來到日本！就住在這家的樓上，我將來是要在他的鄰室的。聶君來此既久，一切概已熟悉，因張君不久就另到別處去找房子，故此時一切事項，可託聶君代辦。我聽了此言，精神甚爲快樂，因爲初到異國，語言不通，習慣不同，處處感覺不便，此處既有聶君，一切就好安心了。

張君去後，聶君先領我到他的室中，稍坐便與我在一小室內暫且休息，所有行李書包，也都搬到這裏了。我因爲昨夜未能安眠，便將被褥打開，一氣睡了三四個鐘頭，睡醒以後，正是下午三四點鐘，聽外面的人聲，那兩個下女時從門外通過，此外還不時有其他的男子談話聲。我走到外面，又走到聶君的室中，聶君正在室內，他問

我還沒有搬上樓來嗎？我說沒有，因為剛剛睡醒，我看看聶君的室中，布置得非常美術化，舉凡床上的被褥，掛着的衣服，以及壁上所貼的各種像片畫片，都是極盡秀雅之致。尤其在書桌上陳列的一張聶君的六寸半身像片，更能顯出聶君的愛美與自尊的英雄氣概來。我因與聶君乃是新識，也不知道應該談些什麼，只問了問住在此處通常生活的情况，就回來了。

大約五點多鐘，下女領我到樓上的一室中，這室形狹而長，與聶君居室相同，室內本為席地，但中國人習於床舖，故在席地之上特別設着鐵床一個，裏面是一個案子，並有一把椅子，案子下面是一個大的櫃厨子，可以開關自如，衣服零件是可以放在裏面的。我按這個形式，把箱子行李打開，也略加以布置。因為來時帶的行李很少，所以總是感覺室內過於樸素簡陋，實不及聶君室內遠甚。惟此來本心在求實學，對於奢華享受本來便無須注意，而虛榮誇張更無一顧之價值也。

## 十六 環境的認識與探求

下午六時 忽聽鈴聲在響，聶君說這是吃晚飯的鈴聲，於是便同聶君前往食堂。食堂是在樓下中間，當中有一個大長案，週圍可容十五六人。我們一到食堂，見有十數人圍坐長案，案之西端，尚有一位老者，端坐其旁，鬚已參白，頗帶紳士或學者氣味，左面有三四個青年男子，面色蒼黃，鬚髻濃密，鼻突眼深，略帶藍色，一見卽知爲南洋族類。右面亦有三四個人，面色平善，體格適中，似是我中華同胞。此時先見之主婦也在案側，她見我進來，便忙向他人介紹，並將他人一一向我介紹。那位老人乃是本房主人丸山先生，左面異色的青年都是菲律賓人，姓名一時是記不得了，右面數人除去已識的聶君外，有一位姓劉，一位姓楊，一位姓左，却都是我們中國人。主婦介紹以後，他人都似未甚注意，仍各自忙於下餐，只有那位老者却拿出個長者而親切的態度來與我問答，他有時說幾句中國語有時說幾句英文，有時也用日語，但是他

的任何一種話，都不能使我十分了解。尤其周圍的十數位，都是連吃帶談帶笑；而那幾位菲律賓人的粗暴的態度，和那如同鬼一般的怪異的語聲，更使我忙於應付，不能從容作答，好在那位年老的主人，也只是隨意一說隨意又問到別的，他似乎也不是一定要等我的完全答覆。我的位子是在這一端，菜是下女給盛來的，每人一份，飯和湯是公共的，誰吃多少可以隨意盛。據聶君說筷子和匙子是個人固定的，吃完飯後，可以自己沖洗，自己保存在抽屜內。這次的飯是每人一盤子肉，上面僅有三四片肉和一些切成絲的青菜，桌上有醬油瓶及醋瓶，可以隨意倒入。那湯也是一種青菜絲作的，內中和有蝦類之物，據說這是中西兼辦，惟並無日本氣味，尚覺可以入口。

吃飯以後，沖洗了筷子匙子，嗽了口以後，就回到樓上，忽然覺着有許多疑問，便走到聶君室內與聶君閒談，據聶君說那些菲律賓人多是性情浮躁，只有一兩個比較好些。我們雖然給他們一同吃飯，但是很少來往，吃飯時語言不通，也很少發生關係。尤其是我們那幾位中國人，有的年歲尚小，常因微故與他們發生衝突。其實也可不

必，只有各吃各的飯，各不相犯爲最好，就是偶然有些不合適的地方，也可讓他們一步。我聽了聶君的話，覺得非常合理。我們談到主人及主婦的情形，據說主人丸山先生，是位很莫名其妙的人物，他有時對人很好，有時又對人很冷淡，彷彿有精神病的一般。他原來到過中國會說幾句中國話，也很好交接中國人，所以認識中國人很多。尤其是這處房子原來是爲中國人設的，後來因爲房子貴，中國人在此總是住不很久就搬到別處，所以慢慢就有一些菲律賓人來住，因此中國人來住的便更少了。這位丸山先生，既不是學者，也不是紳士，但是他終天到在外面活動，有時就裝學者，有時就裝紳士。他所交接的人，也有紳士富人，也有學者。他不但中國語會說一些，就是英文也會說一些，而於法文德文或菲律賓語，也會說一句半句，那位主婦與他是一樣的，各國的語言都會一句半句，各種的學問也都有個一知半解，惟對人非常刻薄，有時爲一個錢的事便對人馬下變臉，而那一種假斯文假面具及刻薄小器，恐怕在日本人中也是很少有的。

弄君這一段談話，使我對於此處的情形及人物，已經知道了個大概。我回來以後，獨自坐在室中，各室中都很寂靜，似乎各同居都已出門遊玩去了。我因初次來此，尚不認識路徑，只有困守在這斗室的裏面，聽外面微有噪雜之聲，似在居處的近傍，察其聲偃如中國的集市，而其中尚雜有某種音樂之聲，清脆婉轉。此外尚有一音較高，如同中國呼賣者的呼號，惟所呼者為何則不得而知。依此各種聲音的推想，就知道在不遠的左近，必定是一個繁華的街市。

此時正是國曆九月下旬，室內溫度尚有八九十度，故身上只穿短褲及襯衣就覺得舒服，尤其日本的室內，下面是席子的，可以隨意坐臥，電燈也可隨意牽到各處，雖然室內特設有床舖，但是在床舖上躺着，似覺尚不如隨意坐臥在地上比較舒服。我這時本來想寫一封家信，報告到此的景況。但是因為才到不過一天，情形尚不熟習，欲報告也無可報告。尤其初到此地，紙筆信箋等尚不齊全，不如等待張君來了以後，請他偕同買備一切，等生活略有了規則以後，再寫家信為佳。此時既不想寫信，亦無其

他正書可看，故只有拿了手下所帶的遼夫全集，躺在席地上面，隨意看了幾篇，看得有些疲倦，才上到床上睡了。

## 十七 生活的摸索與嚮導

次晨一覺醒來，就聽得有一種音樂聲，由臨近發出來。這音樂的聲音，又像由留聲機所發，又像由無線電放送出來，那種聲調，簡直是向來未曾聽到過的。有時是一個少女的清脆聲音，有時又是一個老年男子重濁的聲音。這兩種聲音交互相歌，恰與中國所唱的小放牛或者探親家之類的流行歌曲相同。每於段落中間，尙雜有一種奇異樂器的過門。這種異國的調子，乃使我不解其美點之所在。而此腔稍停，又忽然續了一種音樂，與常聽到的西樂有相同之點。惟不久忽有一種粗濁的呼聲連續不斷，與我們中國京戲中唱武生的或者大花面的道白相似，這更使我莫明其妙了。在中國有句話說是：『洋鬼子看戲傻眼。』我現在雖未看戲，而隨便聽一些音樂，就已莫名其妙。

啊！我現在是來到異國了，嘗讀李陵答蘇武書有云：「胡笳忽動，牧馬悲鳴，邊聲四起，」此種異國之音，誠不禁令人興起鄉國之思。我迴憶離開中國，已有十餘日了，雖是短短的十日，而現在竟到了一個另一天地，既無親族，又乏戚友，人生地疏，而語言不通，耳目口全失了作用，思之則不能不令人生慨。惟此不過是儒者之思而已，如爲有志之士，則不應斤斤於此而有畏怯之感。吾輩大丈夫，應該幕天席地以天下爲家室，今日能聽到異國之音調，此正爲吾輩之所應樂，而且應持以自豪者也。思至此，不禁又振起了精神。我穿妥了衣服，整理室內，然後到樓下去洗臉。洗臉室是在廚房的一旁，那位富季桑，見我下來，就特別拿了一個盆子，打了一盆水，放到我的前面，並說了許多話。我雖然不懂，但會意她的意思，是說洗了臉以後，可以把盆子仍放到此處，這個盆子是我可以長久用的。我點點頭表示感謝的意思，以後就自己洗起臉來。這時還有幾位別人也在洗臉，有的就在那面食堂用飯。只聽得各種語聲，雜在一起：有中國語，有日本語，有菲律賓語，還有的又似英語，我也未甚注意。洗嗽以

後，走到食堂前面，下女送來一盤子炒雞子和幾片麪包。據別的一位中國人說，如果喜歡吃炒雞子，早飯就是炒雞子和三片麪包，如果不喜歡吃雞子，就可另換牛乳吃；因為這兩種的價錢是一樣的。我當然是喜歡吃雞子的，但是麪包三片本來像是不够吃的，而別人吃麪包，都是只吃內中較軟之部，外面的硬皮通通剝掉不吃，甚至有只穿一個小孔就算了的。我如果那樣恐怕是更感不足；但是那些生活優越的國民，和那些特殊階級的產兒，都是養成的少爺揮氣，對於這些粒粒皆辛苦的麪包，棄之如遺，我如果不這樣辦，誠恐別人看見，便要笑我是鄉下老趕，或者說我是不講衛生；但是在我看來，這真是暴殄天物，而且我如果也那樣做起來，則早飯與不吃相等。我經過一番思索之後，只有捱開一切，採取中道之法，將麪包皮稍剝棄一些就算了。

早飯以後，正在室內閑坐，忽然張君來了，張君說他已經將房子找好，在本鄉區千馱木町近藤方住；不過因為距離稍遠，一時不必前去，如果有事情時，可寫信說明，我就可以來此的。張君問我『在此住的習慣否？』我說：『也還可以，只是語言不

通，人地生疏，有一些缺乏的東西想買也不能買。」張君說：「我今天來此就是想來同你買東西，並到東亞日語補習學校去報名。」我們談過以後，便又一同到聶君室中坐了一時，就到東亞學校去了。

由丸山方到東亞是乘坐電車，我們從鶴卷町上了電車，大約經過了十餘站就到了神保町，沿途看見許多繁華的市街，偉大的建築以及鐵橋河川等。神保町更是一個繁華的中心，我下車以後，順着大街，轉了幾個灣兒，就到了東亞學校。這個學校也是個四五層高的建築，進門是一個長洞，有事務室。我們就在此報名，據該處事務人員說，第一二班業已上課。第三班方開始報名，初學可以入第三班，正式上課須在兩週以後。按此事雖不免等待過久，然以無他辦法，只有在此報名。學費一期十五元，書籍及講義費共五元多，合計二十元有奇。我們將費用納清，領到學生證及身分證明書等就回來了。

下午同張君到街上購買用品，所有壺，碗，信封，信箋，郵票，牙膏，肥皂，手

巾，以及襪子針線等，通通購全；舉凡此處左近的道路，以及商賈的情形，也已知其大概。此後雖然語言不通，而自行出門散步，遊逛，或者略可自辦。此外張君代爲買了一本電車票，來回乘坐電車可以自辦；而洗澡一事，亦係張君偕同前往。啊！張君呀！你實乃我留日自始至終的嚮導者，不有張君，則不但來日之事不能成功，即便來成而生活上亦將大感不便吧？

## 十八 日本洗澡的韻事

洗澡一事，不但與中國完全不同，而其特殊之處，在我有生以來總算是一種創見。在中國洗澡，都是要在裏面高枕而臥，或品茶談心，故一般人要把澡堂當做一種休息所，或者當作商談事務或者知友談心的地方。在普通人是洗普通座，在稍微有些錢或者有些地位的人便可洗雅座，如果在更有錢的闊人，那便要洗官座，以便獨占一室或者與知己朋友密談腹心。此外尚有盆堂與池堂之分，而管堂的掌櫃及夥計差役等，

都是前呼後應，招待備至；而洗澡的先生們，有時便擺出老爺的架子；夥計如果招待不周，或者就要發脾氣，招待的好了，就要多給賞錢。像以上的情况，一是代表了中國人的瀆懣閒散，不知道重視時間；二是表現了中國封建時代所殘餘的貴族習氣及階級的形式。現在日本的澡堂，却與此大異其趣。來洗澡時必須自己帶着手巾及肥皂或者所要替換的衣服。當進門以後，就見有二十餘歲的大姑娘前來招呼；她將一個新鮮清潔的竹筐，放到我們的面前，作為我們放置衣服之具。脫衣服處是一個約有十餘疊大的寬間，下面是疊席的炕。我們進門時把鞋脫到外面，然後便上到這疊席的炕上。當脫鞋時，她用手交給我們一個木牌，作為出來時領鞋的證據。那席炕上有很多的人在脫衣服，各人把各人的衣服脫了，放到自己的竹筐內。脫衣服後，便可推開那玻璃的隔屏，步到裏面池堂裏去。池堂也是個很寬大的房間，上頂是玻璃簷成，光線非常充足。但並不通空氣。堂子裏有三種設備，第一是水池清，面積約有半間，內分兩溝或三溝不等，有的是溫水，有的水較熱，有的則為某種藥品配製的水。據說是可療皮

膚或他種病症的。第二是溫水管及冷水管，裝修在某面的牆上，其數為八九個或十餘個不等，可以隨意開閉。第三是大玻璃鏡，因為有的人要在澡堂內刮鬍子或者理髮整容，故有此設備。洗澡的方法也與中國不同，如第一先用溫水管子的水略把周身沖一下，然後再下到池槽內。在中國的池槽是供搓洗身子用的，而此處的水槽則只供浸潤身體，人們下到裏面，都是等將全身泡熱，身上出了汗就出來，到熱水管子處用肥皂搓洗周身，並不在池槽內搓洗。中國人如果不明白這一層，下到裏面，便將渾身搓起泥來，在日本人看見，是非常討厭的，因為如此不久便把共同用的浸潤身體的水弄得渾濁了。在熱水管搓洗的時候，普通是先用肥皂塗遍全身，然後再用含有水分的手巾搓，搓遍以後，最後再用溫水沖落肥皂，接着便再洗頭及臉，最後乃持木盆將水由頭上向下沖淨，然後再下到水槽內或者藥水內浸，最後出來再用溫水沖洗一遍，拭乾周身，就可出來穿衣服了。

管理澡堂的人，都是二十多歲的大姑娘，這在我們初次看到，總覺得太有些新奇

、男女澡堂乃是同在一處，只不過有一壁之隔。脫衣服處有一個小門，兩方是相通着的。這門有時是關着，有時則是開着，兩面脫衣服的男女可以互相觀見。我在前一二個月中，因為好奇心的驅使：到洗澡時，總是設法偷着向那面看那日本女子的皮膚以及她的曲線美，而有時也要看見一些老年婦女的不大好看的皮膚。雖不甚美觀，但亦有其新奇之處。

洗澡的費用，任何處都是每位五分，絕無其他小費或賞錢；非常簡單，非常便利；既無人在裏面休息睡覺或喝茶，亦無人前呼後應的十分招待；故普通洗一次澡，最多不過用一點鐘，洗快時僅需二三十分鐘；簡而易行，故日本一般無論男女，都是兩三天洗一次澡，以重衛生。此種制度據說是日本政府的一種衛生政策。各澡堂所用的自來水，聽說不但不要錢，而且政府對各澡堂尚有特別津貼。故各洗澡堂的位置，在日本東京設的非常均勻，普通一里以內，總要有一個澡堂，可以隨便入浴。入浴的時間，是在下午及晚間，據說午前早些去洗，有時還讓我們與女子在同處入浴。惟經

我幾次的於十二點鐘以前去洗，而結果都是閉門而不納。此在我固然是好奇心太大，然而那位說此話的也未免有些太開玩笑了。

## 十九 精神苦悶的數日

數日之中生活略定，以費用一項而論，此處房價與飯價每月共二十五元、學費及書籍等費既已交納，則每月用費，只有電車費約三元、紙筆文具郵票信箋信封，每月有兩元足可够用，此外洗澡，肥皂，手巾等費每月為數甚少，衣服鞋襪等費可省可費，以此計算，如能力尚節儉，每月有三四十元，即可足用。以日常生活論，每日早晨聽到那由隣近送過來的奇異的歌調，便起床洗嗽，繼續的便用早飯。早飯過後回到自己的室中，看幾段從中國帶來的書籍，覺得無味，便提起筆來與家庭及親友寫信；如此雖然生活無聊，但是對人寫信，仍不免要說些精神暢快的話，以安慰他們的心。總計數日來光信寫了不下十餘封。有的寫的很長，而且將一路的遊跡並心情志願詳細告

給友人，好在離日文上課之日尚有許多天，閑着無事，只有以寫信來破寂寞，來消磨時間。有時走到聶君室中閒談幾句，但是聶君的興趣正寄託在練習騎馬上，他每日到外面去練習幾個鐘頭的騎馬，據說騎馬每月須費拾數元。此外的三位中國僑居，那一位姓劉的及姓左的，都是在軍隊上作過事情，現在是來學軍事。我們有時還常到在一塊閑談幾句。那位姓楊的年歲較小，是初中畢業就到日本來的。他們都到此尚不甚久，所以按情講來，似乎應該常常接近，互相幫助，互相談商；但是因為過去經歷不同，性情習慣亦不一樣，他們那些軍人性質，一見面便要開玩笑，或者互相罵上幾句。這層在我不會來的。尤其那位少年楊君，對於人情世理，尚一毫不解，而且又帶了一種南方人的狡猾氣味，所以更不易談的上來。不過我常想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到在外國，至少都應該互相尊重，表示親切之意，使外人看到我們中國人尚有一種團結精神。但是一般人能明瞭這一點的似乎很少，尤其是來到外國的學生，都是覺得自己好像有多麼大作為似的。這種中國人的錯誤習性，我來日不久，就從各方面深深

的感覺到了，我不禁爲中華民族一哭。不過我雖然看到這種情形，然而我對於我們幾位中國同居，仍是拿着至誠謙恭對待他們，所以他們對我也表示相當的客氣與尊重。晚時走到外面不遠的街上散步，這正是一個夜市，有很多的攤販擺在路的兩旁，男女人等來來往往，都是隨便穿一些便服在那裏遊逛，那足下的木屐聲響成一片。前些時晚間在寓中所聽到的噪雜聲音，便是這夜市所發出的吧？

我在此來往遊逛，見那些商販所賣的東西，種類甚多，我們日常所要用的物品，幾乎完全可以買到。此次的發現已經爲我增加了許多研究的資料，爲我尋得了遊散的場所，並爲我解決了許多困難，除了許多的苦悶和寂寞，我每晚用功疲乏，便到夜市裏遊逛；看看那些商賣者，多半是在那裏連講帶賣，與北京天橋的攤販一樣，尤其那些賣特別新奇物的，更是講得起勁。他將各種的用法，一面試驗一面在講述，他們的日語我雖一點也不懂，但是他的意思也可以了解個幾分。我常想日本的商販也是很難做的，在整個的晚上，費了若干的唇舌，呼號講述，而結果所賣到的錢也是寥寥無幾，但

是他們仍是毫不息止的努力講述招來顧客，由此點看來，就可想見日本一般平民的生活，並非容易，日本的所謂富強，也只是有一部分上層社會和資本家，大多數的平民，是落不到享受的，不然誰肯去那樣的舌敝唇焦不辭勞悴的作那街頭叫賣的生涯呀？

## 二十 一個驚人的消息

某日下午正在無聊，忽然張君推門進來，數日不見如隔三秋，忽然相見，精神甚爲暢快，惟談了不到幾句，張君就很興奮而又很惱喪的告給我一個驚人的消息，此事在前文中，曾經稍一提到，茲更當詳爲述明。這事就是前述與我們同遊大連的錢瑞智女士投海自殺的消息。這消息是近日張君接到他的太太李女士由煙台寄來的信上得悉的。

我們這次來日本是與錢女士同途發出，同伴廕遊大連市，數日之中食同案居同所，遊息與共。當於大連老虎灘前海際之岩石間濯足遊戲時，手肩扶持，儼如兄弟姊妹

，在此短短的期中，雖非多年知己，而印像甚深。想由大連碼頭送別以來，至今未經十日，忽然聽到她投海的消息，這是多麼令人驚愕嗟嘆而惘然若失呢？啊！人生就是如此嗎？生命就這樣的不測嗎？當我與錢君同遊，嘗覺錢君前往煙台，教授生徒，此後正可率教後進與婦女界爭光，不期竟已自尋短見，而作了海底遊魂，真令人爲之感慨不置。

錢君投海原因，據張君說：「她是由厭世態度，或者蓄意已久，惟在許多朋友平日雖常見其對人生消極有欲求速死之言，但是決未料及便真有此事發生。在大連時，她本以自身問題發生許多牢騷和消極之言，吾輩友人亦只有勸其放開胸襟努力前程。她自身苦惱的問題，可有兩種，第一是家庭問題，她於求學時因受家庭經濟的限制，而常與其胞兄發生意見。因爲她的胞兄思想陳舊，向來反對女子讀書；尤其因係異母兄弟，且受女人的唆使，故常對錢君的學費斷絕供給。錢君於無辦法中，尙能繼續奮鬥，刻苦維持，中間亦常得到友人的援助。畢業之後在本省教界服務，成績卓著，惟以

家庭感情決裂，爲爭女子繼承權而興訴，曾鬧動一時。女子繼承權雖已公佈施行，而一般法官仍本舊貫裁斷，結果仍歸於失敗。彼因此便成爲無家可歸之人。第二是婚姻問題。她本有一個愛人楊君，是北大學生，雙方思想感情完全相合。兩人雖未正式結婚，但已相許爲終身伴侶；不料楊君染有肺疾，歷久未愈，今春忽然加重，竟一命逝去。錢君本對個人前途常抱悲觀且多憂傷，及聞楊君病故，而憂傷悲觀消極之情，乃愈形加甚，有時便對朋友提起自殺之言，朋友只有多方勸解，後來習以爲常，大家也以爲她不過是說說算了，也就不再多麼注意，誰知此次這種驚人的事件竟真的發生了！

張君說完以後，我們都不禁唏噓長嘆，張君去後獨坐室內，思及錢君之死，而爲之縈迴不置，按錢君個人，誠可謂思想高尚努力向上而憤發有爲的純情的女子。觀其讀書時之艱苦卓絕，孜孜不倦，就知道她的少年的志向高遠，氣宇不凡，觀其熱心交友，熱心社會事業，即可知其目的是爲社會爲國家而非個人主義者。惟因家庭問題及愛情問題之失敗而纏繞於胸，不能自釋，且至憂傷悲觀，而終於自殺，於此就知道她

是胸襟磊落、態度嚴正，不苟死亦不苟生，以保持個人整個人格的偉大，此與一般平常女子，是不能相提並論的。世人有對自殺抱反對之觀念者，每謂自殺者是沒志氣涵養，是感情衝動，是意志薄弱，是沒責任心，甚至說那是是懦弱無能；然而事實如何？如無堅定的意志及勇敢的精神而能自殺嗎？如無個人人生態度的責任心而能自殺嗎？古之聖哲賢良爲國家爲民族爲良知，至不得已時只有報之以死，惟有死，才足以保持個人之氣節及莊嚴，惟有死才足以保存天地之正氣，故云「死有重於泰山」。若一般愚夫愚婦，對人生毫無認識，但求多生一日而不計其他，如此雖生如死，誠與禽獸蟲鳥無異。錢君死矣，但錢君的奮鬥精神，及光明磊落的態度，乃能永存斯世以昭示後人。錢君的死，一方面則是爲現社會表示反抗，一方面是爲愛人表示節操。故錢君之死，在一方面說是爲社會問題，在另一方面說是爲道德問題，吾輩未死的人們，今後應當認識生死的關係，以及人生的意義爲何。

## 廿一 由日常閒情感到性的苦悶

在此我應該再將我們平日洗臉喝水等情形，略為敘述。我們每天洗臉是在樓下的洗臉室，這室臨近食堂和廚房，內中設有五個洗臉的水槽，且有大穿衣鏡。凡一切洗臉整容用的牙刷子，牙膏，肥皂，雪花膏以及生髮油等物品，均可放在那裏。我每天早晨到那裏去洗臉，有時有別人佔着位子，就須等待些時。尤其若遇到菲律賓人正在洗臉之時，更是感覺不便，便回到樓上等着；因為那些菲律賓人，面目凶惡，說話怪聲怪氣，是很不講公德的樣子。此外每早洗臉之時，總要看見我的牙膏被擠了一個大坑，覺得很怪，但因此係小事，故也未甚注意。惟此後每早如此，我細細的留心，確係被人偷用了。我想這些住客，都是遠涉重洋，來此求學，何以竟有此種分子，偷用別人的牙膏呢？此事究竟是誰，亦並無法考查，於不得已時，只可在洗臉之後，將他帶回樓上。我們喝水，是要自己燒的，在廚房裏有瓦斯爐，如將茶壺坐到爐上，將氣門轉開

，用洋火點着，那爐上就可冒出紫色的火焰，火力甚強，不久就可開壺。我每日喝水甚多，所以就常常到下面燒水，在燒水之間，有時也跟下女學習說話。那位富季桑，性情非常超脫，大方不拘，有男子風貌，貌像雖不甚美，但對人却甚誠懇親切，而且像是很有幹略的，我每次去燒水，他都是很快的給我點着火，但是對於那些菲律賓人，似乎都不如此，因為我對她們都是很客氣的，而毫無暴亂之行，那些菲律賓人却不然，每當下女做飯之時，總是亂動手脚，高聲笑鬧，令人討厭之至。

那位奶桑，性情穩重，不多言笑，但甚有柔媚之致，容色亦較富季桑為佳。一天的下午，我去到樓下燒水，燒好提着出來，見一個菲律賓人，由穿堂走向後去，恰恰方那位奶桑來了；那位菲律賓人忽然將奶桑的脖子抱住，向他「克司」了一下，那位奶桑用力爭脫，因為我在後面，所以她面上帶了羞紅之色。我對此裝未留意，獨自走到樓上室中，暗自揣想，這兩位下女，按性情說來，可說都是很好很忠厚，雖終日處在這些男子叢中，而並無絲毫浮浪輕挑之習，且似深有把握，毫不苟且；若以容色

說，那位奶柔是較爲美麗，但是若以忠誠坦白落落大方來說，那位富季柔則比較令人有起敬之處。伊雖爲女子，而毫無女子虛驕之態，及婦人瑣瑣之氣，對人對事公正坦白；尤其對於那些菲律賓人的暴亂行爲，似頗有應付之法，使他們不敢對自己有無禮的行爲；這種女子豈古之所謂女傑乎。我思之再三，對伊誠不勝崇拜之至。

晚飯後，天上下起雨來，我獨居室內將電燈移至床下，這是我近來的習慣，我每晚間讀書，總喜歡坐在席上，既不喜伏在案上，又不喜躺在床上，因此便將身子坐在席地上，將背靠在籐椅的下部，將腳登在壁上，覺得非常舒適。有時坐的累了，就換換腿或者翻翻身子，有時也把背靠在壁上，把腳登在椅子腿上，如此讀書，本來不是一種正常辦法；但是獨處室中，似非如此則不足發揮個人的自由一樣。尤其我所看的書，仍不過是由國內帶來的達夫全集。其書內所寫多半是達夫個人留學日本時的一些風流浪跡。所以讀了以後，更不禁引起人的不修細節來。尤其這時屋外的雨在下着，愈下愈緊，雨點打在外面的樹葉上，響成一片，這表示是一個斷絕往來的一夜。

大約是十二點鐘了。書既讀不下去，而覺又睡不成，獨自坐在室內，就好比是到在荒島，誰也是不來過臨的。在這小小的斗室，自己乃有完全的自由權，自己可以任情恣肆，無人過問；舉凡人世的所謂道德禮範，與我都斷絕了關係，古諺有謂富貴思淫慾，我現在覺得是靜穆思淫慾，安閒思淫慾，舒適思淫慾。十餘日來，學校既不到開課之時，所以終日伏處室中，除了讀讀小說及寫寫閒信以外，終日無所事事。出去房門，就看見下女的情影，甚至觀見其爲人所擁抱。我個人既係新來，語言不通，情形不熟，像那一種的艷福——也可說是亂行，我是不敢而且不肯做的，因那兩位下女看來的確不是下流之輩，如果隨意舉動，到被人看低了自己的人格。然而我也是一個具有食色性靈的人，視於此故亦不能不大有所感。回到室內，就是孤獨的一身，席地讀書，但是書上的事跡，多是帶有誘惑性的。此時正是秋初，日本天氣，却與夏日無異，我在室中讀書，身上常常是一絲不掛，於此靜穆安閒舒適的情況之下，人非木石，安得不動於情。達夫書上常說到的自瀆之罪，幾乎是令人違犯了。

## 廿二 正式上課之前後

次晚張君來了，因為明天就是東亞上課的頭一天，張君恐我準備未妥，故特的來此看看；明天上課大概也沒有特別可準備處。因為電車票已買妥了，書籍用具也都準備齊全，只有第一次去校時須有人伴同前去。因路徑不熟之故，當時決定次日協同同居之劉君三人等前去。張君誦君並特別囑託劉君等三人以下。張君出時我送他到外面，在樓下遇到下女富季桑，張君與他閒談，關於我的話也問了很多。據張君說，她對我極為稱贊，說我性情好，每日不出門玩，只在家中用功，晚上用功總是半夜才睡。張君遇到主人丸山先生及主婦，也都是稱贊我一些老實和用功的話。我聽了這話，真是覺得慚愧！我那裏是真正用功，我簡直是被種種的閒情煩惱糾纏住了，欲用功而不可得。我檢查過去十餘日的的生活，覺得始終是於散散漫漫的生活中過去了，精神不緊張，用功沒有計劃。誠以初到此地，舉凡一事一物，均須經過我的腦子的思量和分析

；而學校沒有開課，終日只能閉塞在這斗室之中，舉目無親，不能一暢胸懷，這或者都是我苦惱和煩悶的根源吧。好了，明天就要上課，我誓願自明日起，振作精神，努力學業，以不負此行之初願。

張君去後，我回到室中，自己拿了很大的決心，發了很多誓願，對於將來並作了種種計劃及幻想，便漸漸入睡鄉了。

次晨起來，見天在下着細雨，天上似陰似晴，太陽亦若隱若顯，心裏有些煩燥。因為沒有雨傘。道上不免要濕了衣服，但是過了一會，雨就住了，只有稀疏的水點，還在微微的飄散。早飯以後，便同同住的劉君等三人，一經向學校去。由卷鶴町上電車，經過了許多站，仍由神保町下車，穿了幾個街巷，就到東亞學校。據說還未上課。我們是第三期，我找到我們的教室進去，見有一個中國人站在講台上講話，有許多學生在下面聽講。我以為這是一個教授，靜坐下細聽，才知道他並不是教授，而是送他的一位女孩子來上課的。他的那位女孩子，年不過十六七，面目尖長，嘴部向前突出

，與猴子的骨格相似。但面色却白嫩，亦帶天真爛漫之態。再按他的情形看，他年約四十五六，下巴亦有些突出，雖說穿的洋服，拉的官腔演講，而精神上並無一絲學者氣派。據他自己說。他是在中央某軍政機關任某職，現在住某某地方，並且把他的名片拿出，分散給大家，請大家到他的寓所去玩。此時就有許多人，接過名片，也有一部分人持懷疑態度，而不去接。我也接他的名片到手。但是我想來想去，總覺得這人有些無聊。這豈不是故意出風頭而另有其他作用嗎？我心裏這樣想着，只見有幾個莫名其妙學生，竟與他互交換名片，互寫地址。尤其有一位身體胖大的男子，面部話時全身擺動，那一位在堂上說一句，他便下面應一句「是」，非常討厭。因此我才知道粗劣。說道這所謂留日的學生中，真是無奇不有。當我在中學及大學讀書，一見這種混頭混腦毫無理解的俗態的學生，便對之深為討厭。幾年來離開學生生活，這種情緒久已被壓下去了，這時一觀及此，不免又恢復了當年學生時代之情緒。我正在這樣追想之時，忽然鈴聲響了，那位無聊的人也下去，不久教員上來，這才是真正上課了。

教員是一位五十多歲的老者，眉清目秀，面目姣好，鼻下有黑鬚一列。言談穩重，聲音清晰，一見而知其爲一可敬可佩的教員。據說這是錐木先生，是此校的教務長。他先將教室坐次，按點名簿一一規定，然後教字母發音，他讀一遍便順次教同學們讀一遍，那字母同學大部分是已經學習過的，所以學的很快。不久就教完了，只有一二人讀的不熟，也並未因此停止進行。

第二時是一個年約二十五六的美貌男子講授，據說這是木村氏。他的美貌，我現在不能過細分說，只不過有些輕佻，教書也是很活潑的。他上來也是教字母發音。我對他有一個最大的印象，就是他對於女生特別親切；每逢問到女生，他便很丰神的下了教台，走到跟前來問。其中有一位女士，年約二十左右，滿帶活潑浪漫之氣，那是他所最傾注的樣子。我由於對教員及女生的注意，不免就漸漸注意到我的同桌。我們同桌三人，一位靠着我的姓張，是個圓臉矮身的胖子，嘴唇上帶些嬌氣，因爲我前幾天在別處曾經與他見過面，由他的談話舉止中察知，那一位也是姓張，面目和善，

氣質秀雅，通姓名後，始知他兩位都是河北省人，據說他們都是學習日文很久，並且都曾作過某種翻譯。我於聽到之後，不免相形見拙，而有自慚形穢難附驥尾之感。

第三時也是一位老者來講，其貌不揚，而說話時又常帶些破音，故每引起全班同學發笑。上午三班過後便回到寓中溫習一日的所學。

## 廿三 學校生活的素描

半月中每日到東亞上課，東亞情況已漸知其大概。東亞學校成立於十數年前，專為欲升大學學生補習功課之所，故稱東亞高等預備學校。學校係一所高有五層的大樓，其中可容學生五六百，除少數日本學生外，中國留學生占大部份。均為初次來自內在此補習日語的。中國留學生在此約三四百，專修日語，第一期完畢，可入第二期，並依次至第三期第四期，四期完畢，適為一年期間，即可卒業發給卒業證書，但中國人在東亞補習，多半學至第二期或第三期就停止了，很少習至卒業的。其原因第

一 中國人修習日語，多爲升大學準備，每到二三四月，爲進行入學之期，因進行入學，故常停止學習。第二東亞教員均爲日本人，對於初學發音及初步基礎日文練習，均有在東亞學習的必要，此後因文字漸深，非日本人所能詳細解釋，便多轉向中國人日文有研究者學習，而不入東亞。因此數因，故第一期常可分爲數班或十數班，每班四五十人，而第二期第三期，則漸次人數減少，班次亦因合併而減少。我在第一期第三班，班中共有四十餘人，女生十三人，餘爲男生。以全部學生說來，在初期中大體都是很用功的，惟年歲不齊，程度不齊，而出身省分亦遍於全國。有年長至三四十歲者，亦有年少至十六七歲者；有大學卒業在社會作事多年者，亦有中學尙未卒業者。既有此等差別，故於功課進行上，直可謂爲不可能。

教員之中，優劣亦不一致。因近來中國留學生來日者甚多，故東亞班次亦日見增加，班次增加故教員不敷分配，自不能不另選稍能中文者充之。新聘教員多無教授經驗，尤其教中國學生，須略知中國國情，中國人的性情習慣，以及中日文的主要差別

點何在？如無此種經驗及常識，則學生自難得到利益，而東亞教員類乎此者最多，故學生常感功課之無味。

如前所述之錐木先生我認爲是教員中之最優者，因爲他發音正確，而每發音必要連讀幾遍，使中國人能够濡染於其音之靈活奧妙之處。對講授方面亦力求簡而緩，必使每音每義均能注入我們之腦中。其態度之沉着閒靜能使人精神穩定，雖所教者少，而得益甚多，故於學者有無上便利。

此外有賀先生，教授亦甚佳，其佳處在口齒清晰，言語有系統有次序而尙能以種種方法引人入勝。他教授之法，能將文法上的圖表，隨講隨畫到黑板上，有條不紊。有時參以簡筆漫畫以助講解，極能引起人聽講的興趣。此外有佐竹、知久兩位，都是教授讀本。彼等雖無教授經驗，而能熱心教授，不辭勞悴，也能使人有所感而熱心學習，前述老者只以其像貌發音及其滑稽的態度容易引人發笑，故大家都對之不甚尊重，尤以其所教之會話，教法甚難，易使教室秩序紊亂，而在彼個人雖如何努力教授，

亦似頗有難於自好之處。

教員中之最壞者爲一名叫泉者，他的壞處，不在教授之好壞，而在其對功課不負責任，敷衍了事。他教授書取（默寫）每次都是引人哄笑，隨意默寫幾句就算完事。雖如此而有時尙能得到他的好評，這種教員真可說是一位混飯吃的。

我們每日上午上課，下午就回到寓中自修，幾乎沒有機會到各處閒逛一逛，關於自修，我每日是努力在實行。但是，我的腦力實在太壞了，每天所學習的，總是溫習不完就又添了新的，尤其是在初學之時。我是初學，別人多半都是學過很久。因爲如此，所以那一本『日本語初步第一』在不到一個禮拜之間就教授完了，接着教授『日本語初步第二』會話也在進行，讀本也已開始。在這種多管齊下之下，使我這遲鈍的腦筋簡直不能應付。尤其近數日來，接到了許多親友的信件，有的就不得答覆，因此就誤許多時間，故愈使我步步落後。在教室內先生問功課，時常答不上來，幸虧那教員對我還有些客氣，如果答不上，並不過外的誅求，使我還稍能做人。不過這樣在同

學們之中，可就不容易有抬頭之地了，尤其滿室之中尙有占全數四分之一的女生。

## 二十三 初遊繁華

幾天來因感功課繁難，時常有許多問題不能解決，欲問同班，而同班都是自命不凡，雖在同室聽課，關係都是很少，不便去問；欲問教師，而臨下課時教師總是被人圍着，那些年輕的同學，都是毫不客氣的爭着問，我是願意自重一些，不去強與人爭。我沒辦法時只有找張君去問。有一次張君到我們學校裏來，將他的住處畫了一圖，寫明從何處上電車，從何處下車，如何換車。我完了功課以後，就按圖索驥的找去了。張君正在家中，我便將學校生活情形向張君談了一些，張君對日文也給了很多的指導；最可幸的是張君有一張東京市全圖，被我借來。因為到東京後，已有月餘，對於東京市的觀念，仍是毫無認識，雖於來往上課時，曾細密的注意到日人的生活狀況，以及他們市面商業的情形，但這總是一部分的，至於東京究竟有多麼大，我們所活動

的區域在整個的東京市佔如何的地位，我是全然不知。我自從得到這個地圖，常常按圖細觀，據說東京最繁華的區域是銀座及日本橋，其次是新宿上野及淺草。按我們每日上課所乘的電車是往日本橋的，因此在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便乘坐那電車往日本橋去了，日本電車價在市內無論遠近都是七錢。我上車以後，用七錢買了票，便留心外面的街巷及停留站；因為每站都有一棵立柱，柱上寫着站名，並在外面列着前站及過去的站名。如此一站一站的過去了很多，所經過的街市也每是車馬橫肆，熙來攘往。臨近日本橋時，那繁盛之況，更甚於前，在日本橋下車後，便注意觀察這是一個什麼所在。此處中間是一條大街，柏油馬路，兩旁俱是高五六階的建築，寫着某某商店。有一個最高的建築，高七八層，寫着白木屋三個字，我隨着衆人進去，裏面盡是金光輝煌，香艷撲鼻，所有店員，都是二十多歲的女子，衣服都是一律黑色西裝，整齊清潔，個個令人羨煞。所賣的物品，不是化妝品便是衣飾綾羅玩具及貴金屬之類，美不勝收，來往的顧客，以婦女兒童占最多數。我一脚踏入了這個偉大建築的百貨店以

後，覺得風味立時大變。作者雖是個意志比較堅強的青年，而一入其內，可以毫不客氣的說是早已忘記一切，而溶化在東洋美人的雰圍中。細情講來，單個的日本女人，並不多麼出奇，我們的國產婦女的美，也並不見比賽他們不過；但是如果入到百貨店中，展望前後左右，俱是紅衫綠袖，粉面桃腮；這樣千萬堆成的肉體美，和衫袖連成的五彩長城，誠爲所謂金蝶翩翩，鳳凰展展，更兼那鉛粉香露所浸滿的異樣的空氣，是誰能不爲其所誘惑而陶醉，而忘却一切呢？這事好比是當單獨看一株孤立的櫻花，並無多麼出奇之處。若在萬株櫻花所籠罩的花雲花海花花世界裏面，這類心境就不同了，何況我們所踏入的是一個五彩繽紛，金碧輝煌，很幽雅，很漂渺，很禮貌，很親切的美人園中。雖是如何的意志堅強，如何的硬性笨伯和冷淡穿情的人，亦不能不爲所牽動，何況我又一是個自幼富於感情及想像力很強的人呢？

原來日本是一個婦孺的國家，日本民族的繁殖力，恐比任何種族都要快。迴想在他們的街途商店以及車船中，固然到處充滿婦女，且以她們爲中心，就是向外發展

的風湧的潮水中，婦孺也是立在浪頭當作先鋒的。迴想我所到過的地方，像黑龍江，哈爾濱，像長春瀋陽南滿一帶，尤其像在大連，天津，凡有日本人所到的地方，就可以看見蓬頭長袖胸帶及木屐之聲。而尤可異者，就是日本的妓女，竟每每作了他們的先聲，而入於吾人的耳鼓中。在各處不知有多少的中國性狂的青年，爲她們的物美價廉所迷。

日本的發展，誠所謂無途不走，無隙不入，因爲如此，所以不到二十餘年，滿洲全土便成爲他們雄飛的天地；滿洲國的建立，便是表示他們婦孺植根已久，牢固不可拔。其次有些人說，日本是美人國，有些人則因爲日本的兒童充塞，而兒童玩具也占了商業的一大部分，故謂之爲兒童玩具的文明國，我現在不妨綜合的說，他是婦孺本位國。正因爲如此，所以他們才天天鬧着地少人多，人口過剩。其人口增加，在二十年前說，不過有三千萬，現在已增加到九千萬，此種增加率，真是世界少有的。也真是令人可以欽佩的。

我一面作着種種的想像，一面上到七階以上屋頂花園上。此處廣約十餘畝，周圍以鐵網欄着，內中有假山流水，並畜有許多珍禽異獸及亭台休息之所。於七八層上更見此景，真是別有天地。後來出了白木屋，又向西方行，遊人愈多，那裏便是銀座，各種大建築大百貨店，不一而足，若高島屋，若松板屋，若三越等，均略一遊。以遊時過久，精神疲乏，便乘原電車回來。

## 二十五 寓中生活的一頁

回到丸山方寓所，大約六點多鐘，大家正在食堂吃飯，那位下女富季桑也在廚房實行烹調。我站在廚房窻前，富季桑向我說道，「啊！奧掃意歹希打奶，」我聽了不解其意，便連連地的追問，她接着又說「奧掃意」，我還是不懂，她便用手寫了一個「遲才」字我才知道她是說我回來的遲了。我說：「是的，因為到日本橋去了。」她一面說了許多話，一面給我預備了飯端過來。我一看是一盤炸魚，並雜以一種青絲。再

看那湯，則是在一種青湯裏面放入許多小貝殼，這又是西菜之屬。那位主婦也正在用飯，她用中國話問我，「這個好吃不好吃？」我說：「沒有吃過。」她教給我將貝殼剝開而吃裏面之肉，我吃了一個，并無何等美味，只是覺得有些牙塵，便強嚥下去了。那魚是外面包以麪糊，用油炸的，到還可以吃得。吃飯以後，回到室內休息一回，打算溫習上午所講的功課。但是拿起書來就發現了幾處不知讀法。無可如何，就跑到樓下，想着請教下女。走到樓下，見非常安靜，各室內也都閉着電燈，只有下女住室，掌着電燈。我悄悄的走去，又見富季桑正在那裏裁縫衣服。我問道：「他們大家往那裏去了？」她說：「堯關哈嗎」，我不懂，他便用手寫了「橫濱」兩個字，我知道下面住的那些菲律賓人都往橫濱去了。我拿出書來向她請教，她一方面答應，一方面領我到那個食堂的長桌上，扭開電燈，一句一句的教我讀。我讀會以後，我就向她道了道謝，重復返到室內。自己回想這次向她請教，原是出於不得已，所以走到她室中去問，不料她不在她的屋內教我，而特別領我到食堂內，這豈不是因為她恐怕有人來

了，想避嫌疑？或者是因為如此比較鄭重些，若在她的私室，便有失禮之處？如果是爲鄭重其事，那到是令人感激不盡，若是爲避嫌疑，那麼我就不免太冒昧了。本來我們向來認爲日本女子社交最公開，對男子毫不避忌，所以才敢於隨意走到她的室內去問，豈知她竟如此，因此左右轉思，不禁自愧冒昧之至。

次日是日曜日，學校沒有功課。早飯以後，乘暇走到街上散步，不知不覺便走到江戶川去。江戶川是我每日上課電車必要經過的地方，也是一個比較繁華的街市。南北通行的電車，是從矢來下到野淺草的，東西通行的電車，就是我們經過的道路。過去路北，有個江戶川橋，江戶川是從這橋下面流過的。但是橋的建築非常偉大，由上面看來，却看不出是一個橋形來。過去江戶川橋是一道大街，一直通到北端的護國寺。街東側有兩條大街相交叉，通向東南及正東。街的西側有個樹木青叢的門口，有許多人由那裏來往，很像一個公園的樣子。我跟隨別人走進去，果然是沿着江戶川建築的一所公園。園的形狀甚狹長，南面是川水，北面則是靠一個很高山坡，上面有很

多的樹木，樹木的最上層，又是很多的新式建築，高高在上，因為這個坡是很高，所以說是山坡，但坡是土質，並沒有石頭，或者並不是山，不過是高低不平的土地所形成而已。本來東京市隨着高低不平的邱陵所築起，所以到處的馬路，都是忽高忽低。我由這公園的東面向西慢行，道路都是用碎石砌成，路的兩旁有很多的美形的松樹，及各種花木。道路的形狀也是曲折迴轉，並有兩條路徑忽分忽合。路旁的長椅可以休息。此外尚有許多亭子或木橋，中央一個木橋，可通到山坡以上。路徑曲折迴還，雖非真山，而砌以很多的亂石，做成假山，亦頗耐人尋味。我從那些假山的石路中，穿登了多時，並曾上到一個最高的所在。由西面路徑下來，有個廣場，有許多兒童遊戲的器具。有少數婦女、同着小孩在那裏遊戲，場南是一道狹長的木橋橫跨在江戶川上。過去木橋，走到川的南岸就出去公園了，更南過一個短巷，就是鶴巷町電車站，電車往來，是我們每日上課乘車之處。我想此小公園，距離我們的寓所甚近，此後課業餘暇，可以常常來此散步，到是一所清幽可愛的地方。我一面想着，一面慢步回來。

。回到寓所，大約是十一點鐘。富季桑在那裏做飯，我問她幾個生字及各種物名，她一一告我，有時我聽不懂，她便用手指沾着水在桌上寫出字來。後來我問她「富季桑」是個什麼字呢？我們曾經學過一個「藤」字是讀「富季桑」，她說「不是」，她用手寫了「富士山」三個字，因為「富士山」正是讀富季桑。

## 廿六 寓中生活的又一頁

屈指計算，到此已經一月有餘，在這些期間以內，最初半月是伏處寓中，苦悶無聊，及上課以後，又是忙於功課，無機休息。昨日因為是星期六的關係，功課可以不顧，便獨自跑到日本橋一帶，作了初次遊逛。今日又索性的乘閒跑到江戶川公園，這於我的眼界纔又有些開展。但東京之大，由地圖上看來，真是不可想像，我們每日活動的區域及所見到的事物，仍不過是井中觀天不知其真像如何。近半月來，每日接到很多的信件，因為沒有閒暇，所以不能一一答覆，除非必不獲已，纔隨意答覆一下。

尤其所接信中，有幾件是載着很多麻煩的事件要辦，這令人不知如何是好？第一是國內的一位同事，託我代爲買書，所要買的書，又是特別偏狹特別專門的，如動物圖鑑，植物圖鑑之屬，這一類的書籍，我始終便沒有在各書局裏看到過。我學日語雖然學了快到一月，但是一見日本人，不但連一句也不敢說，幾乎連聽也不敢聽。因爲他一說便是一大套，幾乎連一個字也聽不到耳朵裏，所以乾脆的唯唯而退，不敢向邇。如此情形，更豈敢與人交涉買書的事。無已，只有以後乘機託人代買，託人代寄。第二是有一位在滿洲國作事的舊同學，託我給他代買日本所產的白水晶圖章一對，並且要買白水晶的念珠；這或者是他因爲發了財想作物質的享受，所以要買這種貴重物品；對此交涉那更不是我所能辦的了。此外本縣報社來信，讓我作些關於日本情形的稿子發表，啊！我那裏有這種時間。但是既經人託，則不能不乘機應付一下，因此更增加了許多麻煩。此時散步回來，回到室中，關於一切來信，能答覆便簡單答覆一下，不能馬上答覆或是沒有馬上答覆的必要，便擱到一旁，等後日再說。

關於縣中索稿子的事情，因為數年以來，縣政是又漸漸黑暗下去了，因黨教的互爭，而貪婪的官吏，便爲所欲爲，迴想十七年間本縣改革的成就，今竟如此。不免爲之感嘆，於傷感之餘，索性就寫了幾篇文章，寄到縣中報上發表，以引起縣人的反省。下午五時寫字寫疲乏了，就到室外的走廊散悶，此時樓上樓下悄無一人，同住者似乎是都出門遊玩去了，只有下女奶桑獨自在東面的室門口作被子。我走到她的門前停住了。她很安靜的問了我一句話，我沒有聽懂，但我因爲想問她幾個名詞，所以就坐到席上，問他被子的名稱。她說是叫做「富咚」，我又問她針線是叫什麼，她說針是叫做「哈利」，線是叫做「椅豆」。她的發音是極柔和極輕妙極纖弱，並且每到發音之時，總要抬一抬頭，向着我的臉，似乎是表示她的恭順和有禮。我向他說了幾句話之後，因爲住久了恐怕再引起她的避忌嫌疑，如同上次富季桑一樣，所以就早早的離開那裏，回到室內，回想日本的女子，真是有點與中國不同，她對於男子却是坦然自若，並無一絲嬌柔造作，自高其價之處。而尤能於溫和之中，保持着莊嚴之態，這與中

國婦女尤其是鄉間婦女的一近男子，就像是中了電流一般，或是嬌氣凌人，或是眉飛色舞，極盡媚人之態者，誠有天淵之別。當日夜間因為精神疲乏，把前日所講的功課稍為溫習一下就睡覺了，睡到半夜，忽然於睡夢中聽得有兩個人在用英文談話，啦啦不休，直到清醒過來，纔知是鄰室那個菲律賓賓人與另一個菲律賓賓人談話；聲音重濁，似在討論某種問題，又似在互相辯論。我雖說也學過了七八年的英文，但是對他們的談話，除去間或聽到個「也似」或者「NO」之外，幾乎一句也聽不懂。但是他們那樣起勁的長談，那樣不休不止的辯論，在聽英語方面，恐怕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遇到的。可惜我的英語沒有學好，尤其是經過六七年的擱置，就全忘下了；不然假如我若能聽懂一些，那麼他們此種長談，正是我練習談話的機會；但是此時話既聽不懂，而徒感到他的重濁聲音的煩擾，使我翻來復去的睡不成覺。真是煩燥極了！苦惱極了！而對那些菲律賓賓人，不免更加痛恨極了！

## 二十七 由日本女子的沉着說到中國留學生的輕佻

次晨早飯以後，便往校中上課，因時間稍晚，故由鶴卷町上電車後，車上乘客很滿。有很多婦女也被擠在這亂人羣中，惟均坦然自若，不似中國女子與男女稍行接近即現躊躇不安之態，而男子亦並不一見女子即存所介意，此為男女社交公開之習慣已久，與中國從前婦女之閉居深閨，男女授受不相親者不同。當時有一位年約有二十歲的女子在我的前面，因被人擁擠，便用手撐着電車上的銅把手，我也被人擠着緊緊的靠在她的身上，細看她身上穿着黃綢的衣衫，錦繡的胸帶，她那白膩的手腕，由那飄灑的長袖中伸出，靠近我的手旁。再看她的面龐，在那秀麗的黑髮底下是所謂眉清目秀的面龐，而面龐的色澤，如同用江米麪捏的人形的細膩。尤其在她那腮巴處的一曲，豐潤柔和，這決不是中國一般黛玉式的美人所有的。我被別人擠着，將前胸緊緊貼到她的肩上，右手用力的由她的頸旁伸出，撐着前面的木板，她的全身幾乎擁入我的懷中。

了。然而在她却似乎毫未注意一般，這真不能不令人欽佩日本女子的沉着和安詳了。

車到神保町，只得下了電車，回頭再望望她，仍在那裏很安詳的立着。我走到學校，見校門內靜悄悄的與平日不同，推開教室的門，才知道是已經上課了，教壇上是那位有賀先生教授日本文法。他的講授進行很快，遲到未十五分鐘，而新課已講過一頁了，本來他的文法，我開始就沒有聽懂，因為這教本是日文原文，而他講解時也不多用中國話，所以念來愈莫名其妙。今日遲到一刻，更增加了難以索解之處。因此馬虎虎的混過了一小時。有賀下堂以後，同學們就亂鬧起來了，這是近來的趨勢。當初上課時，大家還都生疏，比較安靜，以後相處日久，大家漸漸熟習了。每到課餘之時間便互相談笑，有的在唱歌，有的在辯論；有的甚至於掄拳演武，或互相角力；而那些女同學們，則三五成羣的團聚在一邊，吱吱竊笑，只有少數仍然伏案溫習。我想溫習功課，但是被他們的種種擾亂，欲溫習而不可能，欲與彼等同去擾亂，但因近年性情變成了不愛亂動，故也不肯參加他們的種種話劇，只有靜坐在自己的桌旁，口裏不知

不覺的哼着幾句二簧或崑曲，而靜觀這一羣靈長動物的亂舞。在男同學之中，有幾位最潑刺最活動的，也可說是最臉皮厚的；一位是細身長面，而色有些黑黃，由他的眼部和那一個嬉嬉溜溜的突出的大齒上，便可看出他的輕佻和淺薄來。一位是高個，粗粗的身量，臉而很大，他的嘴眼非常活動，一舉一動都帶出一種滑稽之態，本來滑稽並非甚麼大可誹議之處，唯獨他的滑稽，却處處令人感覺其狡猾，感覺其鬼祟，並感覺其對事對人沒有誠意。此外尚有一位就是我前面曾經敘述過的第一次上課時，與那位無聊者互換名片，而身體肥大，面部粗劣，說話時全體擺動的男子。這三位大人物的種種言動，常引人大笑，此外尚有幾位小丑及打小釵的，他們雖沒有大的本領，足以引人發笑，而却有小的鼓式，令人感覺他們的效顰不成益顯其醜。這一些莫明其妙的留學生的無意識的舉動。合在一起，便將這個安靜的讀書的場所，變成了一座大舞台。

在女同學之中，除前面曾經敘述過的兩位外，令人最注意的亦有幾位，一位是年約二十餘，圓臉，中等身材，面貌甚美，而舉止非常沉重，對人不常談話，而談話時

便帶些溫和的笑容，據說她與居在我前面的一位男子是夫婦，都是東北人。一位年約四十餘歲，小臉小嘴，眼部深深陷下，而看人時眼珠上露出一些白色，令人一看就不敢再看了。這位女子也可說是人間最不幸的有生具來的一幅醜面，而却有幾個長點，一是不好看人，不好抬頭，二是不好說話，三是不好活動，她差不多終日坐到自己的桌上，而一刻不停的在安靜的讀書。還有一位是黑臉四方，臉面雖不美，却自以爲美，且有傲氣凌人之態。我這樣的分別靜觀這一個人羣的活動，就好比是在看舞台上的演戲；有文生，有正旦，有大花面及小丑，亦有花衫及丑旦，有打的，有唱的，有舞前場的，亦有搖旗吶喊的。在他人或者認爲我是安靜不動而沒有多大感覺，豈知在我却是密切的分析了他們的身手做派如何，而暗加以或優或劣的批評呢？

不久時間到了，教員上來講授，方纔收束了這場話劇，教員是那位老者，大家總愛與他開玩笑。老者有時嬉皮賴臉的發發滑稽，有時見人家是在開他的玩笑，便又板起臉來，然而大家却決不因爲他板着臉而便安靜下來。因此每到他上課時，總是秩序

很亂，尤其是有那三位潑刺貨在前倡始，而其餘的一些莫明其妙的人，隨聲附和，弄得全班不安。我沒有辦法，只有用鄭重的面容，對他們那些無意識的舉動，作出一種敵視之態。

上午完課後，隨意走到中華留日青年會，見在大門上扎着彩花，上面飾着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國慶紀念日，下面並有佈告，說定於本晚七時在本會大禮堂舉行慶祝並表演各種遊藝。我看到這個佈告，才知道今日正是十月十日雙十節，即中華民國正式成立的日子。我們處在國外，所有留日同胞，會聚一堂，來舉行這個紀念會，這是如何重大的意義呀，我屆時一定是耍來參加的。

## 廿八 國慶紀念大會的情況

在紀述國慶紀念大會之前，應先將中華留日青年會的情形加以述明。中華留日青年會是中國同胞在日本所創辦的宗教機關，而同時也是一種文化及慈善機關，會址是

一座築有兩三層高的大樓，內中設有大禮堂，會議室，寄宿室，公共食堂，浴室，以及公共閱覽室。凡留日僑胞所有的各種大小會議各種演講及遊藝，均可借用此處，而寄宿舍及食堂，則可供留日學生的住食，閱覽室則爲留日學生公共閱覽書報雜誌之處。此處距東亞學校甚近，在東京也是一個適中點，故爲留日同學們集中之處。凡留日學生沒有不常到此處休息閱報或作種種遊戲的。此外該會常常舉行種種的團體參觀，留日同學之所以能有機會到各處參觀，也多是由他們交涉或領導。此處與留日學生的日常生活發生了密切的關係，因有青年會，故留日同學始有種種團聚及聯絡的機會，牠對於中國的政治社會以及文化上實在有極大的供獻。

晚飯以後，前往青年會參加國慶紀念。走到青年會時，正是七點。青年會的大禮堂中，台上已有很多人在那裏佈置準備，台下的觀衆也漸漸增加起來。我坐到前排的一張凳子上，等待開會。那參加的觀衆，愈來愈多，男女雜沓，男的多半是穿着漂亮的西服，梳得光亮亮的頭；也有的是穿着學生服或外套的。女的裝束，更是各色各樣

、頭上有燙髮的，有不是燙髮的；燙髮的式樣亦不一種，而不燙髮的，更有長髮短髮之分；有的短到與男子的髮樣相同，有的長得達到頭頸以下，有的分開成兩個小辮，有的則大鬆散的披在背上，有的用綢帶將頭髮束起，有的則用一個軟毛線女帽徧壓在髮上，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她們的衣服亦不一種，穿旗袍的也有，穿西裝的也有，西裝的樣式尤非一種，有的則携着外套，有的則繫着領襟。看到這一些的裝束，就感到這些女留學生們，或者來此目的並不是在求學，是在誇示時髦呢。

不久觀衆擠滿了這座大禮堂，以數字表之，或者至少要在一兩千人以上。台上的主席，也在報告開會了。主席是那位青年會幹事楊君，他是一位與留學生接觸最多的，也是一位作事最有經驗的人。他頭上很光，說話很有精彩，能於談諧之中含有莊重。他的每一句話，都能引起大家的歡心。他報告以後，接着就由駐日大使館代表以及留學監督處代表致詞。我對於這兩個機關的報告，本來是抱着很大的希望，因為我們這些學生，身處國外，在別國人的統治範圍中，很盼望能以聽到中國上級官廳的長官

，來給我們一個好的報告，給我們僑居異國的學子一種精神上的安慰，故我們的希望，是最好能以由我們的駐日大使及留學監督親來致詞，而今來者竟都是代表致詞，而且那兩位代表都是官僚態度，沒有一點學者氣派來領導我們這些失了導師的遠居海外的青年。這在我們的思想，上，不免要印上一種不良的印象，而於民族團結和人民信賴政府上，不免也要種上一種隔閡的惡果。

各代表致詞以後，接着是幾項唱歌或遊戲，與各處所開的種種的遊藝會上所見者大同小異，沒有特別分述的必要，至多不過是如特請某菲律賓人所唱的英文歌，或特請日本某樂團所唱的日本歌，為國內所無。此後有京劇清唱，到能引動全體的歡呼鼓舞，鼓掌之聲不絕。京戲就是中國的皮簧，近年來已經推行了全國，全國上下幾乎沒有不會濡染於此種優美的歌調而加以贊賞的，尤其我們處到外國，終日所聽音樂歌唱，都是一些異國之音，今忽集數千同胞於一堂，而能聽到中國的流行歌唱，自然使人興奮，使人歡迎，使人歡呼鼓舞。尤其那幾位唱家都是對於京戲老有研究，而又

有一位胡琴師，拉的直如生龍活虎，變化無窮，雖國內舞台上的胡琴老師亦不多讓。故無怪乎極端博到大家的同情，而三次兩次的約求繼續了。

京戲以後接着有兩位二十左右的女子表演跳舞，據說這兩位都是青年會張幹事的女兒。一個容貌較美麗，一個容貌稍差，但跳舞演的却都不錯，頗能於錦上添花，引人入勝。此後乃是兩齣新戲，此種新戲的表演，在中國各種游藝會上，已經司空見慣，沒有特寫的價值。尤其是因爲天已十餘鐘，明日還有功課，所以沒有等到演完，我就獨自回寓來。

## 二十九 河北留日同鄉會的一幕

大約是十月中旬，忽然接到了一個通知，定於本月某日在青年會樓上開河北省留日同學會，精神爲之一振，因爲來日本一月有餘，終日所接觸的，除了東亞的同班以外，便是寓中主人下女以及三五中國同居，在這一些人中，處處感覺分子不齊，沒有

思想，沒有團結力，好如一盤散沙。而一般人的論調，也是主張靜觀不動，埋頭讀書。但是如此總覺得與我向來的主張和精神不合。我向來的主張，是不讀死書，而應當踏入社會，熱心的參加所有的社會團體活動，以便由實際中找經驗，由行動中求到認識。然而在留日學生之中，有的太膚淺，有的便太沉靜了。對事要仔細觀察，除非確乎能與個人有利益時，決不肯冒然參加，與人合作，我在此種理論之下，只是感覺束縛與不合理，但以環境如此，莫可奈何。此時忽然接到招集同鄉會的通知，乃認為這或者便是一個較有意義的團體活動，故精神爲之振作。

漸漸的日子到了，是一個禮拜日的下午，乘輿跑到青年會，但是時間已到，而尙沒有一點準備，沒有辦法，只可暫到閱報室中閱報，但是爲熱心參加會議起見，而報也閱不安心，因此便時常走到樓上睡睡，連連的睡了幾次，大約等了一點鐘，才見負責人來到，我於是簽名進去，在室內一角的一張桌子旁邊坐着。這時同鄉們陸續的進來。在這樓上的一個容約數十人的會議室中，漸漸也被擠滿了。主席報告開會，此時

距規定開會的時間，已經遲了在一個半鐘頭以上，因此不免令人感覺不快。而參加的人，則新到的多。舊的除了負責的幾位以外，似乎沒有幾個，因為參加人多似互不相識，這又表示這會過去是沒有精彩的，故大家都不甚注意；只有新到東京的後輩，才有跑來參加的興趣。按到會的會員，我所認識的很少，只有東亞的幾位同班和來日時在路上遇到的梁君是我認識的，主席是一位細身小個，臉上有些鬆懈氣。他的報告很簡略，而也很沒有精神。主席報告以後，接着是一位高個細身瘦臉而體骨很高的致歡迎新同鄉詞，他的言談較主席尚有精神，只是內容不甚充實。在他的演詞裏面，曾談及東京之警察如何嚴重，在此不比處在國內自由，所以應當外混內清；這話就是教我們外面無妨多交接，多活動，而家中所存的書籍以及文稿信件之類，總要特別小心，倘有不慎，那是很危險的。這個意思雖然不甚徹底，但乃不失為對我輩新來者的一點美意。致詞以後，接着又是選舉，但是此時忽然那位梁君要求向同學們說話，於是在大家一致鼓掌歡迎之下，梁君就走上台來。

關於梁君的事，我前於第十二篇中，曾略提及，他是我們河北省的留學生經理員，他於十七年間曾經作過黨務活動，後來渡日留學以至充任經理員，我對他聞名已久，未親其面，前次於神戶驛前相遇，經張君的介紹，才知道他就是梁君。他的講演自然是比別人高明多了，他的講演內容，第一段是對於新舊同鄉及整個同鄉會說了一套應酬話，第二段是述明此次他個人來充經理員的經過及備蒙各同鄉愛戴擁護的謝意，第三段乃屢述過去歷任經理員所以不能滿人所望而終被驅逐的原因，第四段乃述明個人就任所抱欲為同學解除痛苦，及絕對負責之志願及決心，求不再蹈歷任經理員之覆轍，最後尙報告為欲提起同學們研究的興趣起見，曾向教育廳請求由留日同鄉出一刊物，以為各同學研究成績發表之所。他這一段的講話，誠可說是段落分明，語語清爽而有力，尤其是梁君以不滿五尺之身，而發出這一篇宏論，使全場為之鼓舞興奮，更尤其當他講到將如何去為同學謀利益為同學負責任之處，聲如獅子之吼，幾乎將一字一句，都注入了我們同鄉心目之中。不過，近年以來中國為革命運動的鍛鍊，一般人

多半長於講演而不長於做事，所以許多名人演講，都是振振有詞，但是實行起來，則多名不符實。我聽到梁君的宏論，故一方在贊賞其論旨的高明，而一方又在懇切期待其能實踐所言。

### 三十 居常閒情

回寓以後，獨坐室內，同居之聶君及楊君忽來閒坐，取我前在泰安時所攝像片觀之，並談到照像技術，他們都向我贊美。聶君並要求我將來與他照像。我自來日本後，因不知道買軟片及沖像的方法，故尙未攝取一次。與楊君談，楊君亦有小攝影機一個，惟稍有損毀。楊君所用的軟片，據說是在近處買的，價值比國內爲廉。後來又到楊君室內看像及攝影機，楊君的攝影機很小，僅可照二寸的，當時楊君擬於電燈下攝取水菓之靜物影，但須有人助其扶持始能攝取，楊君請我給他扶持，但是經過約有三十分鐘，以致手腕酸痛，身上汗流浹背，而楊君似乎毫未覺察，我也只有忍耐下去。

。因楊君正在小孩期間，對人情事理，似乎一毫不懂。尤其是南方人的性情，多是偏於狡猾，只注意到個人的利益，而想不到他人如何。我於無可奈何中，陪他照了有一點多鐘，才回到室內來，這時雖是十月中旬，日本天氣，不異夏期。在室內仍將衣服全行脫去，躺到席上看書，覺得非常自由。近來文法和讀本都進行的很快，教文法的雖然教的很好，但是因對本文解釋太粗略的原故，對文法的觀念，總覺得沒有系統。尤其日文文法與中國文或者英文的文法，都有根本不同之點，句子的構造形式，都是完全相反。比如中國「是」子是動詞，在英文中也是動詞 *verb to be*，而日文中則是助詞而非動詞。再如凡受詞在中英文中都放在動詞的後面，而在日文中乃放在動詞的前面。此外若日文的語尾變化和敬語變化的複雜，都是任何國的語言所沒有的。因為如此，故初學覺得非常繁雜。教讀本的先生有兩位，對教授上都是非常熱心，惟教授法完全用注入式，因語言說不完全，故不能將意思完全表達出來。尤其這兩位先生，都似沒有教書經驗，對書中意義，常常的漏下一部分未講，所以覺得非常困難

。我把文法及讀本溫習了一遍，已經十一時餘，便上到床上睡了。次晨醒來，天上正下大雨，瀝瀝不斷，早飯以後才漸漸的慢了。大家到校中上課，午時回到寓中，與同居劉君閑談，談及第一天上課時那位無聊人的談話的事，劉君忽然注意了，因劉君是曾在軍隊上充過營長，這時談到那人是中央軍政機關在職人員，他忽然要求我同他一同拜訪那位去，我不得已答應得暇再去。某日上午校中無課，劉君要求同他去拜訪那位，不得已就同他去了，因為那人的地址，從地圖上看來距我們很近，所以就步行前往。一路閑談，但於此閑談中才知道劉君幾位，常常到跳舞場去，並約我與他同去。我隨便就答應了。但是我常聽人說，東京留學生中，有很多學生，終日不是逛咖啡館，便是下跳舞場，馬馬虎虎，一點功也不用，故常引以為戒。此時同居數人，既然都是走入此途，久與他們同居，覺得有些危險，因此忽然起了遷居的念頭。某日在校中與同桌上胖臉的張君，談到房子的事，他說他們所住的白山寄宿舍，價錢特別便宜，因此遷居的念頭更切。但是在丸山住的與各方相當的好，如果忽然遷居，對房主

人丸山總覺難以開口。我爲此事終日思索。某日下午忽然張君來此，並同着兩位，一位是姓李，一位姓王，都是從國內剛纔來到打算暫且住到此處，將來再行找適當的房子遷居。與主人商談的結果，兩位就暫時住到我的鄰室，當時我與張君談到打算遷居白山寄宿舍的事，張君說那裏太亂，用功也恐怕有些不便，我的提議只有作罷了。不過據說前於到東京時，在車站看到的頭部發光的張君，是住在那裏，將來有機會時無妨前去拜訪一次，趁機會也可看看那裏的房子到底如何。張君去後，與李王兩位閒談時許，李王兩君，都是天津中日中學的學生，他們兩位年歲都不過二十左右，日語說話，亦一句不通，如此情況，竟能冒然來到東京，他們這種勇氣，尤其令人佩服之極。

## 三十一 一個星期日的生活

有一個星期日的下午，天上薄雲散布，氣候非常涼爽，聶君邀我一同帶着攝影機

去到外面散步，並與他攝影。我因爲江戶川公園，相距甚近，風景亦甚好，故提議到那裏去玩，聶君同意。我們出了窩門，向西行轉了幾個灣，就到鶴卷町，沿着大街往西走不遠，再往北拐不久就到了江戶川沿的狹長木橋的前面。我上到木橋上，往下望那流行的水，水是被那木橋下面的閘圍着，木橋西面的水，比東面的水平面相差有二尺多高，水向東流，從那水閘的上面流過，激成白浪和水花，許多的亂柴及廢物，亦被閘上的鐵網，阻留在西面。水流不甚清潔，這大概是因爲收容各處穢水溝的穢水所致。東面水中浮着一個陳舊的小船，用繩繫在南岸的木樁上，不知道是做甚麼用，越過木橋，便是兒童遊戲場，略有幾位婦女偕同小孩在那裏遊戲，我在那裏靜立片刻，就又往東走到另一木橋處，將與聶君攝影，但是因爲天上雲塊散布，時常將日光隔着光線太暗，等了很久，才好歹的照了一張。最可笑的是有一位二十餘歲的女子，從我們前面經過，我們於笑鬧之下，便把她攝在鏡箱中，聶君對於婦女似乎特別熱心，尤其對於日本婦女。誠所謂好色之心人皆有之，何況他又是一個雄心正盛而愛美情緒

的青年，我們遊玩了多時，並談了一些關於日本婦女的情形。弄君說中國女子的美，在其纖弱及靈活，日本女子的美，在其健康與沉着。此言信然，不過中國女子之所以

纖弱及靈活，及日本女子之所以健康與沉着，均為由於社會之環境及習慣所演成。

中國的環境與秩序，多年來



攝入鏡箱中的日本遊園婦女

都是變化無常，一方是因為對於女子常有種種之誘惑，一方亦有種種之危害，故如稍不靈活與纖敏，則無以應付此社會之環境，

日本秩序安定，教育普及，生活方式，亦似較為單純，故女子除按步就般，安分守己以向人生之程途前進外，別無用其設法應付社會變動之必要，故習於鎮靜及沉着，其

次日本婦女自幼運動及洗澡，成爲一般人之習慣，故身體的健康及發育，均較中國婦女爲佳；尤其女子體格多甚高大，有的幾可與中國的男子相等。此與中國之所謂黛玉式的美人不同。此外日本女子，以多爲勝，處在日本每日於電車，商店，以及一切的社會活動，若前於第廿四篇文中所論者，誠可謂花雲觀花，美不勝收，花海觀花，又令人望洋興嘆。我們關於日本婦女的事談了多時，不禁竟忘了我們是在一個小巧別緻，有山有水有橋有舟有叢木繁花之江戶川公園中了。

我在這小小的公園中繞行了多時，又看了一回各處遊行的婦女，及河邊上幾個男子垂釣，天已經過五時了，緩步走向寓來，已到晚飯時候。我於晚飯的以後，休息一時，便往澡堂洗澡，享受了一些澡堂的舒適及韻情。回寓以後，經過廚房前面，忽然那位下女富季桑，穿着一件中國式藻皮紅色的中國旗袍，他見我來了，就笑着問我好看不好看？我說：好看極了！美麗極了！我真不知道她何以忽然要穿着一件中國衣服！又不知道她是由何處尋來了一件中國衣服穿的。我向她詢問，但是她只是笑，也

不說甚麼，又或者是在說了什麼，而我並未聽懂。我想此處向來住過的中國女留學生甚多，也或者是那一位贈送她的，尤其是此處向來住得中國的男留學生甚多，凡中國留學生的男子，據說都是對於日本女子特別懇懇，特別表示親切與有禮，尤其中國的男子，普通都是堂堂儀表，決無如菲律賓人之粗暴野蠻鼻突臉陷滿面青鬚者可比。故超達如富季桑者，於無意之中，對中國男子特別愛慕，因而打破國家觀念，喜好中國式衣服而求取好於人亦未可知。我爲此事，思索了好久，總覺得她忽然穿上一身中國式的旗袍乃是一個不可解的謎。

我在此用我那一知半解的日語，與她談了多時，後來因爲那些菲律賓人來燒水，我才回到樓上自己的室中，準備次日的功課。

## 三十二 無心遇舊知有意結伴侶

次晨到校上課，課餘與胖子張君談到白山寄宿舍的房子問題，據說該處尙有閒房

，該處房間都是四疊席的，每月房價五元，吃飯每月十二元，共十七元，比較丸山方省七八元。後來我又問到那們頭上放光的張君的情形，據說他是住在樓下，與他太太自己做飯，並不包伙食；那位我所認識容貌最醜的同班，就是那位張君的太太。我有意同這位胖臉的張君一同去拜訪他一次，既係舊識，一切可以領教，但又覺如此不妥，不如將來請同來的張君一同去好。一天下午課畢，便步行往張君處，一路上詳細考察日本市面商業的情形，便發覺日本的工商業並非全是大規模的組織與大機器的生產，而是一種分工合作的小工商業性質，看他每一舖面，就是一種小工業或小商業，有時見許多汽車，將各小工場或小商店的製品運送他處，這或者也是與各大工商場有聯絡而是一種收莊或批發的性質。因爲如此，故日本雖亦爲一大資本主義國家，因中小工商業特別普遍之故，階級意識，得以不甚顯明，人民失業問題，亦似不甚嚴重。我如此一面步行前進，一面注意街市日本人工作的情形，同時尙用我那愛好想像的腦筋，發明日本資本主義之特點，因此不知不覺的過了水道橋，穿過春日町，經由白山上東

行，而到了張君處。但是張君未在，不禁悵悵的折回，途中經過小青莊，這是另一同桌張君的住處，因適路過此處，就繞道去拜訪一下，不料這位張君又未在家，只有他的太太，就是我們同班中那位最活潑的女同學在家，與她略談數語，便辭別出來，正在悵然，而穿鞋出門之際，忽然遇見一人，適中的身材，穿着一身學生服，臉上的肌肉是很緊聚，眼眉很黑，牙齒有一個斜生着的，我一見便覺得很面善，因此我看他，他也在注意的看我，我們互相看着，於是就將手互相的握起來了。原來這位是我的藝術學院畢業的舊同學與舊知己的王君。

王君自那年在濟南握別以後，便音問杳然，有的說他是上青島，有的說是到南京去了，詳細消息迄未得到。相別四年，不期而於此相遇，尤其是於兩處訪友未見，方在悵悵不快之中，忽遇舊知，故不禁轉悲爲歡也。據王君說他是在離濟南不久就到日本。最初是在留學監督處擔任職務，後來因辭去原職，專事讀書，至今已三年矣。當時因爲是在小青莊門首，不便很久談話，尤其是他到此來，還要在另訪一位朋友，所

以當時只有各人將各人的住址寫明，以便後日詳談，於是就匆匆的握別了。我離開小青莊的門首，仍舊步行到了水道橋。由此處上電車！就轉回寓來。

飯晚的時候走到食堂，見有一位穿中國服裝的女客在那裏用飯，那位主婦見我來到，便將他給我介紹，這位女客姓馬安徽人，是才從中國來的。我一見是才從中國來的，便覺得忽有所感，因為留學生初到日本，處處是感覺不便，如無人去作嚮導而純恃自己的摸索，其苦況更不言而喻。我當初來之時，就深感此種痛苦，但是現在已較好些，我回想自己的前事，不禁對這馬女士忽起一種同情之心。再細看看她，身材適中，容貌清雅，滿帶忠厚之態，因此便感覺有可親可近之點。我與他問答了數語，他的語聲是安徽音，有時聽不甚清楚，但是說慢一些還都能聽懂，我向他說「我也是才來不久，深知才來時是要感覺很多的痛苦，但是現在已經好些了，你以後有什麼事，或者有什麼不能自己辦的事，可以給我說，我是可以代辦的，請你不要客氣；我們中國人來到國外，應該親如兄弟姊妹。」她聽了這話，也表示非常感謝之意。飯畢以

後，回到室內，細想這位馬女士，的確是一位純潔誠摯的女子，我們在國外的孤苦學子，如能得到這樣一位懇摯的女友作為知己，那真是最美不過的了。

### 三十三 諸同居相處的情況

次晨起來，走到樓下洗臉，富季桑仍然穿那身中國衣服，正在那裏切菜。我立在窗口與她談話，她忽然笑着向我說：「馬先生真漂亮呀！」我說「是的，現在他還沒起來嗎？」他說：「已經起來了。剛洗過臉」。我說：「還沒吃飯嗎？」他說：「他早飯自己在屋裏吃麪包喝牛乳。」我聽說不禁索然寡興。

午飯時她是在食堂吃的，她吃的最晚，當時已經沒有別人在吃。我走到下面燒水，見她在那裏獨自吃飯，就到前面問她「已經上課沒有？」她說：「還沒有呢，可是已報名交費了。」我問她「買了電車票沒有？」她說：「電車票沒有買，此處的主婦說要同我去買。」我說：「不然我也可以同你去買，因為我已經買過兩次，她說：『那就多

勞駕了。」我們商定吃完飯後一同去買，我回到室中，準備一切；後來就去邀她前去。她是在一進門處靠南側的一間小的屋中，我在門口穿上鞋等她，她整備妥當，就一同出了丸山方。買電車票是在早稻田車站的附近，去時要經過鶴卷町順着電車軌向西行，大約經過兩站就到早稻田的電車庫；過去電車庫前面路南便是買電車票的地方了。我們買的票都是長期用的，每本有五十回的有二十五回的，用學校領的「割引證」(減價證)買票，每次可以省到一倍多，那麼每月來回上課電車費不過二元，至多不到三元。我們買妥以後，一同回來，路上談話，她對我非常感激，並且特別問我的家鄉住處，以及國內何處畢業，在甚麼地方服過務；我便把我的簡略的履歷，述說了一遍。不久他就上課了。在上課之時，來往行走，有時就趕在一起，有時便個別來往，有時他在功課上遇到了難問題時，也要請教於我，我們可說漸漸成了相信相賴的朋友。不過因為她是一位很純潔無私的女子，雖然對人親切，但絕無一絲輕佻之色。這種女子在中國可說是不可多得的；我因為他莊重沉着，關於他的真正環境及真正心情如

何，不易窺知，故只與之常常保持着純潔朋友的關係，而不敢絲毫有令人起疑惑，或不相信之處。同居的幾位中國朋友，大概都是精神另有所寄，對我們的關係也都毫無注意，不過自我來此以後，對一切中國同胞，都完全用互助互愛的態度處之，而同居數位，亦似漸爲此種精神所感染，在大體上看來，我們相處可說都是很好，並且對於那些粗野的菲律賓人，於無意中結成了一種聯合戰線，我們在一處時常在相互談論他們的不道德及粗野之處。不過其中有兩位似乎比較的穩重些，而且也比較用功。

有一次早晨我往洗臉處洗臉，那位姓楊的同居正用力的把那位菲律賓人的牙膏在擠，我說這不是他們的嗎，他說他們都不講道德，偷把我的牙膏來用，不到幾天就給偷用完了，我們應該報復。我聽了這話不禁想起初來時的牙膏，常常被人偷用，當時覺得奇怪，今見楊君的話，一方在痛恨那些菲律賓人的不道德，而另一方却又在懷疑我們同胞行爲是否正當與真實。

前數日新來的李王二位，現在已經遷居了，他們新遷的居處是在早稻田大學的附

近，當時，是我與張君偕同送去的，那處是一個「下宿館」與中國的公寓相同，每日三餐，但是日本口味，他們都吃不好，不過房價尚不算貴，每月房飯共不過十六元，他們吃飯不能，就自己買一些醬油和着吃，還可以對付下去。

寓內自李王二位去後，在我國同居之中，不免又少了兩位，下餘聶君劉君楊君左君馬女士和我共六人。聶君近來因為進行茂威中學入學的事，故不常在家，劉君等三人均似另有所好，共同相談之機會亦甚少；我於課餘之暇，除自己溫習功課外，有時便跑到李王二位處閒談。李王二位學習日文，是在大黃學社，不在東亞，據說該處教的很好，惟人數甚少，學費也比較貴些。他們進步都很快，尤其他們在那裏住着，常常與日本學生往來，故會話進步更快。使我對於彼等的生活，不免也常起一種羨慕。

## 三十四 徒步遠遊日比谷

近來往校中上課，常於路上接到各種廣告，有兩種係某某洋服店所發，上寫如持

廣告赴該店定做洋服可省數元，這種騙人的廣告，在中國到處都可見到，稍有常識便不至被其所騙。惟該廣告上確有一種好處；就是在廣告的背面，印着一種很精緻的東京市街全圖，或者是東京附近名勝全圖。我每按照這些地圖去認識東京的形勢，因此對該廣告便取一種來者不拒的態度，故不久便收藏了很多。我持此廣告可以遊行各街市，可以自己乘坐電車及換車。因為東京市的電車，價格一律七錢（相當中國七分）只要不出市內可以隨意換車，換車的票，是於正票以外另發給一張，上面印着東京市電車路線以及市外與各車聯絡各線的簡圖。當買票時，賣票員於我們所要到的地方及換車的站名上剪一小孔，令人一看便知為在某站換車，換車的方向如不知曉，也要發生錯誤。如果手中持此地圖，便可認知換車地點及方向，故在東京市的各處，雖然無人嚮導，只要用錢七分，即可自行尋去。我得到這個方法，便於課餘之暇獨自遊覽各處，而對此廣告的簡明地圖，也便愛不釋手。

某星期六日下午，校中沒課，步行到各處遊覽初由神保町附近沿電車軌向西步行

經過九段下，馬路漸漸高起，至九段上，北面有一個廣大的園落，四周圍以平頂松的短牆，正門內朝南有一個極大的木牌坊，高約數丈，兩面立柱粗約數圍，在日本名爲「鳥居」，更內有數銅像，均記載着各人的功績。園內布置略如公園，但遊人甚少，亦無栽植花木禽獸之類。後來詳細考察，才知道這是靖國神社，是日本國家大祭舉行的地方。更西行電車路分而爲二，一向西而一則向西南。依所持略圖觀之，向南是圍繞皇宮可繞至日比谷公園的路徑。沿路軌步行南下，馬路寬而且整壯，均爲柏油路，兩旁俱爲宏大建築，所經各處行人甚少，中間經過數街，均向西南方面通行。亦有分出的電車支線，至於通至何處，也未過細考察，只有按着這條圍皇宮的路線前進，有時行經護城河前，則見垣高水深，非可越渡。亦有時見城門威嚴，與中國北京所見者大同小異，此處馬路寬大，兩面建築特別雄壯，既非商店，亦非平民所居，概係官署之屬。如此往去，漸往東轉而行於護城河之南岸，終至日比谷公園門前。日比谷公園是東京市內有名公園之一，平日常聽人談及，未曾來遊。今日徒步來此，誠爲不可多得的事。日

本公園大概不賣門票，我步行進去，各處都是叢林繁樹，柏油的馬路分爲數股，不知均係通至何處。有一大股馬路居在正中，循此前進，此路初向南漸向西復轉而北成一大曲線形，兩面均爲高樹所障蔽，故其曲也不覺。惟我因爲好奇心的驅使，故前後照望，始發現其曲形。此處北面有數花園，更北則爲網球場及其他運動場所。向西南望，在叢樹之間，有建築一座，似辦公室又似食堂及撞球場之屬。路旁有一自來湧水泉，泉上有一球形物，水自內湧流而出，永不間歇，遊人可用口含球而飲水，此爲人工所製，非真泉也。更西行路漸轉而北，此種曲度，與前略同，行至此，則見公園之西北邊，以樹及鐵網圍之，按此路初入時爲東北角，至此則爲西北角，中間經數大曲，雖圍址並不甚大，而於不覺之間，已似走了很遠的路徑，而此公園之地址，亦似有多麼大的一般，這乃是公園佈置及設計上的技術問題。再向北轉，復折而東，有很多部分，如動物園，小孩運動場，游泳場及各種建築模型等，詳細遊覽，亦須半日光陰始可遊遍。我此時不在鑑賞，而專欲考察此園址的佈置大小，以爲回國後建造公園的參考。

。遊行多時，終由向東南的小路出來，遇一大道，這就是最初入口不遠之處，復循向西南之小路行去，穿過叢樹，爲一大花園，廣約百畝，四圍均爲高樹，獨此處廣闊，而種着鮮豔奪目的花草，尤其這些花草都是低矮，有很多是隨畦形而種，畦形是很美麗的佈置着，故花形也是很美麗的生長着；如不親至其處，實無以形容那花形之鮮美。過此處又是一條橫貫的馬路，越過馬路，有假山小路，越過假山小路，有小路數分，大概都有所向之處，因恐時間趕不及，故不敢對每一條路尋其去向，而只接較寬之路穿行。下去假山，乃有一大八角亭，有很多的座位可供休息，亭西南爲一露天電影場，大概爲夜間演映之處。西南方有大場廣約數百畝，場西及場南各有一座大建築，以身體過於疲勞，不能前往觀察。據後日探尋所知，西南的建築。是日比谷圖書館，在南方的便是公會堂，是日比谷最有名之公共建築，聽說日本凡有關於大規模的會議，或政府向人民報告及講演時，均在公會堂舉行。

循廣場西行，越過食堂，乃又爲一風景區。有廣水池，有噴水泉，有遊廊，有紅

橋，有休息亭，有瞭望台，布置的秀美非短文所能形容。因天已近曉，步履已大疲乏，計自離開東亞，步行至此，時經五六個鐘頭，行路約四五十里。雖未遊遍各處，而事實上已經不容許留戀，只有乘電車返寓。

## 三十五 日光旅行記之一

記述至此，已是十一月的天氣，此時各山水名勝之處，樹葉已變紅色，尤其日本的山上遍生楓樹，遊山觀紅葉是日本每年此時最流行的事。看呀！在每個電車站上，都用惹人注目的廣告大宣傳而特宣傳的勸人遊覽名勝。我們學校於此期間，也忽然發起日光旅行之事。學校將此事公佈以後，並作詳細的計劃，每人繳費三元，令學生隨意報名。我因為到日本以後，并未作過一次旅行，遇此團體旅行，有人代為計劃，代作嚮導，實是不可多得的机会，故就報名參加了。報名參加者共三百餘人，分為十大隊，各隊均有教員指導員一名。並每人分給日光圖影畫片以及識別符號。是日上午七時

。乘電車到淺草松屋前集合。松屋是在淺草的一個大百貨店，按他的名聲及建築的偉大說，或者比日本橋及銀座附近所見者爲尤大。東京地下鐵路及西武電車，都是以此爲起點。我到該處時將到八時，同學們到者尙不甚多，我們在那偉大建築的地階門前相待。不久同學愈聚愈多，指導員也漸漸的來到，至八時半才開始上到二階樓上。西武電車站就是建築在二階。我們魚貫進了車站，上到車上，車共六列，是專爲我們開的。說到車站在二階樓上所建築，事前聞之，總是覺得有些奇怪，此時，觀見實情，乃知原來這座百貨店是很大的，以其二階的一部分闢爲車站，不但寬敞有餘，而且與在地上修的一毫不差。車開以後，我就注意這鐵軌是如何敷設，經我詳細觀察，初出車站是高架形式，以後漸漸降低，不久就與地平了。我們坐在車中，絕不覺有絲毫高低之變異。開出以後，經過很多的市街，小巷，大河，小川，先是向東，後來漸向北轉，越過了一條大河，便漸漸的轉向西北了。我注意看時並不覺有別的奇異，只是覺得這些電軌工程真是太大了。數百里的路，都是修成電軌及天線，電車可以掛若干

，與中國火車的作用相等。中國的電車，只是用作都市內交通的利器，市外的遠距離，沒有修電車的；由此對日本電車事業的發展就可想而知。電車盤曲而行，約一時餘漸出了東京市，來到田圃之間。田間的稻田正在收割，有很多的農夫蹲在



日光之爬山電車鐵橋

牲畜又無鍋爐的蜿蜒如長蛇的怪蟲，拉着前進，經過又約一時，驛站也越過了好幾個，漸漸入到萬山叢中。兩面山上，紅葉遍佈，逾逼逾近，最後來到山根前，電車漸漸

田裏工作，與中國鄉間相同，只是日本的禾苗似乎長得稠密一些，據說日本每年三節收割，很少荒田，這又比中國農田的生產收得多了。我們在田野中間，被那既無

向西轉，電車軌是敷設在山的南坡上，電車曲曲前行，又約半時許，到了一處停住了。大家下了電車，見此處是在萬山中心的一個車站，再往前行，山就高起；前面修得有如高架車類的鐵軌，直向上去，據說這是爬山電車，可用電力將車一直拉到山頂。山頂之上並有空中電車，由兩個山尖互相用鐵軌聯起，乘坐車上，可由此山巔到彼山嶺。我們下車以後，在車站遊玩多時，前面舖中，燒水很多，讓我們去喝，並又拿出許多椅子之類。不過我們三百多人，這少量的水直所謂杯水車薪，怎麼也不够支配，而各指導員，既都不向大家報告實情，也不設法整整隊伍，故秩序很亂。有的到各山去玩，有的攝影，有的隨意買零吃，有的互相聚談，等了約有兩點鐘；當下車之時，正是十一點，此時看看到了下午一點，但仍沒有出發的消息，有人傳說是因爬山電車壞了，不能由那裏上去，須另設他法，但是究竟真情如何，誰也說不一定。因之大家多怨學校當局辦事太沒計劃。甚至譏罵日本人辦事太無能力，太不負責任。若在中國辦教育的人如此不負責，聽任自由，不久必要激起大家的不滿，甚或激成風潮。我

於此時只有獨自到各處攝影。好容易待到兩點多鐘，才見有很多的小汽車由那面馳來，說是因爬山電車今日偶然發生故障，故不得不用小汽車上山。當時小汽車共來數十輛，每車六人全體同學分別乘載以後，汽車繼續向前進發，過了一個石橋，沿着山坡，漸漸高起。汽車由各山頭盤曲而上，步步登高，由車窻向下望去，都是很陡的山崖及深谷，遠處的高山俱來眼底。山路是懸石而成，上下僅可容一輛車。如有來回車相遇，須於轉角稍寬處相避。如此上山，倘汽車偶有差誤，必至全體翻落於無底深谷，極爲危險。汽車盤曲直上，愈上愈高，行約一時許，忽至平坦大路，豁然開朗，遠近小山羅列，山下的一切已不可見。蓋已另到平原中了。車行多時，前面有一大湖，周數十里，湖周小山環列，湖濱有各種建築。據云這便是中潭寺湖，是在高山之上。周圍高山倒映水中，風景極爲別緻，車沿湖濱之馬路前進，行至一屋舍林立之處，便停住了。

## 三十六 日光旅行記之二

大家下了汽車，脫了鞋上到一個大樓房走廊的地板上。這是一個沿湖的大旅館，共有三階，房間很多，我們一共二三百人通通容納在這旅館的幾個長間裏。此時大約是下午四時。

湖在西方，正與此室相對，湖水平靜，看時恰如一面大圓鏡，太陽的光輝，耀映在這湖心漾漾細的波中，更足表現那湖波的艷彩及湖水的奧秘。四周的小山，環抱此廣袤的巨湖，不知湖水究是何自而來，更何自而去，何以在此高山絕頂之上竟能有此巨湖，且常保其巨大的水量於不絕，回想前在神戶遊覽引湖景，那本是由人工所造成，居四面高山的中心，那湖的造成乃是想像可及的事，而此處的大湖，既不見人工建造的痕跡，尤不見高山泉源的來路，在如此高山之上，竟有此平廣巨浸，左思右想，總覺得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我看了一會湖山遠景，不覺爲之出神，此時忽盛飯來，大家圍坐聚餐，我們自晨至今始克用午飯，菜是日本式的，但是因爲肚子餓了，也只有勉強的吃一些。用過了午飯，同學等有的在樓上眺望湖景，有的到外面遊玩，有的

到各處攝影。我當時也在湖旁攝影數張，不久便見招集乘車折回。計自到此，連用午飯共不過停留一小時許，便須回轉，此種旅行誠不異走馬觀花，不，簡直可說連馬都沒走一下，花是更沒觀到。因此一聽招集回轉之訊，同學們無不懊喪萬分，且深怨學校當局對此次旅行不該這樣疏忽，不該這樣的無計劃。大家乘

我最初並不知是要觀何景物，只是隨了眾人前往；有一些因為嫌沒意味，而不去看的。我因遊興尚濃，決不願絲毫放過，走到跟前一看，乃是在深谷之上有向下倒注的一



中潭寺湖旁之旅館前

車以後，就見那三十餘輛汽車迤邐回轉而來，惟行約數里，忽然又令下車，並令隨往觀望。

個大瀑布，據云這個瀑布叫做華嚴瀨，是日本惟一的名瀑，比神戶的布引尤爲有名；其寬度及水量亦過之。本擬詳加考察，惟同學皆回。只有疾馳而回，仍乘原車；惟車上之人，與前路有不同，歸路亦與前異。車行山路中，兩面景物，疾馳而過，並無欣賞的機會。不久又到了一處，車又停住了，大家齊下了車，此處是二座大廟宇，據說是東照宮。兩旁杉樟挺拔，聳入雲際，廟內殿宇輝煌，雖不比我國北京等處宮殿建築之雄大，然亦有其相當可取之處。惟以時間太晚不能遍觀各處，此外尚有陽明門及拜殿等處，均不暇前往；而鬼怒川溫泉，爲遊人必到之處，不能往遊；誠令人喪興之至。當時指導員錐木先生，招集大家講話，錐木本是教務長，中國話講的很好。他說：「此次旅行，因爲爬山電車臨時發生障礙，不能乘坐上山，耽誤很多時間，有很多名所勝跡，不能遍歷，誠爲極大的遺憾；」同學聞之，亦只有同抱感慨不置。講話畢，就在表門石階上全體攝一合影，各乘汽車迤邐下山。山路曲折與前路同。夕陽已經下山，我們坐汽車上既已厭倦了那些山景，乃與同車數人互相談論。有一個南方口音的侶

伴談到日本的一切，便痛罵不置，如謂日本人如何眼光小，日本人如何小氣，日本人辦事如何沒手續，不負責任，尤其談到日本的風景，據說在中國像日光這樣的風景，舉目皆是，沒有一點奇特之處，但是在日本人的眼光看來，便成了不得了的名景勝蹟，大施宣傳，騙人前往遊覽。當他正談之間，忽有一位北方口音的胖子對他的話便大起反對，他說：日本人固然是小氣，但是人家那種全國一致刻苦奮鬥的精神，和到處良好的秩序，誠不能不令我們五體投地的佩服。反觀我們中國人的沒精神，沒骨氣，沒有團結力，雖有大好山河，那有甚麼用處。他又說中國人此時如果仍不覺悟，仍只作誇大狂言，對日本真情不加深切的觀察，對中國人的弱點不去詳細的指出，而速加矯正，則將來只有做人的牛馬，做人的奴隸，而無有復興之一日。他們這種辯論，自然各有所見，而且都是出於愛國的至誠，雖說論點不同，而目的則一。大家應當依此共同的目的，實行團結，而謀所謂救國之道，決不應因此空洞的爭辯，反失了相互間的感情，愈增分裂。蓋如此是欲救國而適足以誤國呀！大家談論至此，車已行過橫跨

大谷川上之所謂神橋，來到日光市街，市街兩面都是賣各種土產的及照片的商店。所謂土產，就是就本地所有的金木土石，製成各種的細工及繪畫之屬，專供遊人的購買。大家隨買隨行，不久就到了日光火車站。等回到東京市之松屋時，已是晚八點了。

### 三十七 遷居意念之醞釀

當晚回到寓中，因為一日的勞頓，沒有精神用功，只將旅行中所買的土產及照片，檢視了一遍，就解衣睡了。次晨起來，便往校中上課，因昨日旅行，前兩小時未上課，惟學生到的很少，而教員亦無意進行功課，僅隨意談話兩時，談話題目也無非是關於旅行以及日本名勝等事，午時返寓。

近數日來，寓中同胞忽有一類遷居運動，前者李王二位既已遷往他處，近來聶君亦因成城入學，而遷往校中，左君曾因與房主人結算房錢，感情不好，已遷居他處，劉楊兩君亦因與左君抱着同情，遷到附近的一所民房，是六疊和四疊相連的兩間，光線

很好，很清靜，只是價錢貴些。我送他們遷移後，又不禁起了遷居之念，只是與房主大相處尚好，且係由張君介紹，不便隨意就遷到他處。雖然那天晚上曾因算房價不公，稍起爭執，後來他完全服從了我的意思，也算過去了。不過主婦的刻薄，實在有時令人不快。而自中國諸同居遷居以後，那些菲律賓人，益顯得蠻橫，我自己也益感覺孤單。馬女士雖有時尚可到一起閒談，但是他的性情比較沉靜，有時一同談話，而精神上不但不能感覺暢快，而且頗感受一些沉靜的壓迫，亦似不宜常居一處。我常對此環境情況，作一種深長的考慮，總覺得能以遷居才好。但是自中國的數位同伴遷居以後，房主人對我更爲親切，尤其是兩位下女，均似對於中國人有一種特別的感情，而對於菲律賓人多加岐視，我每當與那位富季桑談話時，她總是極力訴述她們如何忙迫，菲律賓人的如何暴亂，不願她們工作的忙閒，總是與她們打攪，有時她談到她們那位主婦，便極力形容她的刻薄。據說當她們初到東京的時候，本來言定是讓她們一面讀書一面工作，但是來此以後，讀書不到一年，便使她們作勞苦工作，書也不讓讀了。

當她們談到這裏，便對主婦非常抱怨，似乎只有對我們中國人可以訴冤屈的一樣。我們於此情況之下，只有對她們同情，對她們安慰。談到大家遷居，她們總是表示不快，似乎很希望中國人能常常住在此處，使菲律賓人不能插足，但是中國人常因主婦的刻薄，及房金的太高，來此住不到兩月，便遷居他處。她談到此處，便很表示希望我能以常住下去，我聽了那話，那種遷居的念頭亦常為移動。

我那次從日光旅行回來，曾買了幾張風景畫片，打算送給張君。遷居的事，亦應與張君商談一下再作定奪，因此就抽暇去到張君處。張君適在家中，相談以近日的生活及旅行日光的經過，後來談到遷居的事，張君仍是認為白山寄宿舍住的人太亂，不費用功。關於遷居的事，我曾與張君談過了一次，張君都不主張我遷，我只有決定不遷。後來我請求張君領我一同到白山寄宿舍去拜訪在東京驛遇到的頭上發光的張君，張君應允了，我們便同赴白山寄宿舍，該處距離張君處並不甚遠，步行就可去的。我們一方面談話，一方面徒步前進，不久就到了跟前。白山寄宿舍，是在白山的

附近，據說當大正十二年東京大震災時，他處的房子多被燒燬，只有此處無碍，故所有的房舍牆壁都是很陳舊的。進門以後，下女出來應答，我們將來意說明，下女說：「張君在家請上來吧。」我們脫了鞋，上去，順着樓下的走廊，向南行不數伍，就是張君的住室。我們用手叩門，張君請我們進去，張君睡眼惺鬆，似乎是剛由休息中醒來，尚在不時打哈欠，他那位太太也在室內，見我們來了也極表歡迎，我們與張君談了一些過去的閒話，據張君說他前數年是在保定某師範學校充校長，後來感覺學識不足，蒙教應公費資助，來此留學，現在已經一年了。日文勉強可以看書，最近正在實行作一本翻譯。他所翻譯的書是關於日本青年訓練之類。張君是研究教育，故從事翻譯此類書籍。我們談了一回生活閒話，後來又談到國家大事，張君對國家似非常關心，他那種憂國憂民的態度，有時令人感覺不免有些迂闊，惟年歲不同，環境各異，彼等之所謂教育家者，多好持此種態度，亦環境使然。我們談了一回閒話，便告辭回來了。

## 三十八 與同居異民族習性的隔膜和誤解

回寓以後。正是下午五時，還不到晚飯時候，便往澡堂洗澡。洗澡回來。精神特別爽快，尤其是近來天氣漸涼，早晚在寓內可穿着毛衣。我回寓以後刮了刮鬍子，頭上上了些髮油，穿上我於三年前買的那件大紅毛衣，精神更覺振作。我如此整容以後，走到食堂用飯，不知何以那些菲律賓客人都對我注意起來，有的人似乎以為我穿的那件大紅毛衣太漂亮，有的人似乎則以為我這樣整容整裝是對下女的誘惑，或者已經與下女有了關係。照實說來，那兩位下女對我的態度，的確是好，但是那可說絕對是由於我的對人對事及自處方面，使她們有可親可敬之點，而決不是有甚麼特別關係。尤其是由她們的許多舉動看來，她們的對我的親切，確是由於她們的純潔的思想所生，而毫無雜以其他私慾，因此彼等菲律賓人，雖然對我似有某種誤認，而我確毫不介意，裝作毫無覺察的樣子。然因此却又使彼等對我生了另一種懷疑。他們之中有的似乎

是在懷疑中國人到二三十歲尚沒有性慾，或者尚不懂男女間事。因為他們對我疑神疑鬼醜態百出，而我却態度莊重，若不解其意者，故引起他們的奇異，這種奇異的心理我想只有在他們才要發生。因為他們非我族類，我們相互接觸，就好像是兩種不同的動物對於對方的心理及好尚，互不了解，不，並不是是完完不了解，而是遇到在各種情形之下，而我尚莊重如故，毫未覺察，故引起他們的奇異。彼等認為我沒有理解，沒有性慾，而尚爲一不解人事的幼童，他們實不知道我是已過三十，而已經有了妻子，經過了很多事故，對人事久已有了深切的了解。只因我對他們的談諧舉動，持以莊嚴的態度，而便把他們瞞過。我於當時對此事並無其他感覺，而只在暗笑他們一些優伯。然而豈料他們對我的奇異心理，竟出以顯然的行動，有一次大家在食堂等着用飯，有一個滿面青鬚眼大如牛的菲律賓人，當下女富季桑正在廚房窗裏做飯時，他忽然用右手指着下女，用左手指着我，然後將兩手指往一塊一湊，如同中國舊劇中用手勢指點之情形表示我們倆正是一對，同時在那如牛眼大的英曆中，說出一句英語：

「love」這意思表示我與下女是一對愛人。我看了這樣光景，無可奈何，說話是聽不懂的，故亦無法解釋，只有一言不發，莊重如故，佯作不懂之情，而他確反覆的在說。但是富季桑聽了這話，便連聲罵他「胡說」，並且半笑半怒的用手中正拿着的切菜刀一直要往他身上斫。不過後來因為我對之不動聲色，而只遙頭冷笑一下，他自覺無味也就不再說了。但是不久他忽然向我用手比畫，他用手在頭上一照，而身體則扭扭捏捏，作女人態，然後用手指着我和他，又用手在空中畫了一道線，而手則作撲抱勢；最後則用手拍拍自己的袋中的錢，我便知道他只是要求我同他一塊去嫖娼妓，因為他最初的舉動，是模仿日本高髻的女子，他畫了一道線，是指明坐電車從那裏走到那裏去，最後是說嫖了以後他有錢交付。我看了他的種種舉動，只有裝作不懂，並搖頭說不去，此外還有一個年紀最輕的，他握着我的手是要和我做朋友，並且用手搭着我的肩膀，很希望給我「克司」似的，但我看到他那蒼色的面孔和藍色的眼珠子，只覺得有些害怕，那裏喜歡與他「克司」呢？

## 三十九 由誤解而衝突的經過

事情的變化，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那些菲律賓人對我的態度，愈形放肆起來，雖然我對他們是那樣的莊嚴，那樣的禮讓。第二天臨吃晚飯，我走到食堂，那些菲律賓人都在那裏等着吃飯，他們見我來了，有的便握我的手，有的扶我的肩，有的竟用手去摸我的生殖器，似乎是要探一探我的生殖器究竟如何，鬧得我真是不好意思起來，要想這樣下去，覺得太不成體統，要想與他們反自動氣，又感覺他們只是由於一種好奇心，或者並不含有某惡意。我於無辦法中，只有爭脫了他們的手，而跑回自己室內來，想等他們吃完飯後，再獨自去吃。關於他們對我開玩笑的情形，下女是看得很清，等他們用完飯後，下女便教我去用飯，但是我心裏暗想他們這些人，真是太無賴了，對一個莊嚴的生客，竟出以如此放肆舉動，雖非惡意，也算是失禮之極。故如果他們再有此種放肆的舉動，只有以嚴正的手段對之。我走到食堂，食堂並無一人，

我獨自在那裏用飯，將要吃完，忽有一個眼上帶一些毛病年約二十餘的菲律賓人走來；手裏提着水壺。像是去要燒水，但是他從我身旁過時，竟忽然用手在我的大腿腋間一摸，我不高興的上去就有力的打開了他的手，不料因此他却因羞變怒了，他連羞帶怒的嘴裏哼了幾句英語，把壺放在廚房裏然後出來，黃着個臉子，瞪着個眼向我用手指着外面，意思是請我到外面去要和我打戰，我想這太沒意思了，我又不是想要向他充強，我又不是與他有什麼仇怨，我不過是爲他太無賴了，而對他的無賴行爲加以嚴正對待，而他竟因羞成怒，要與我宣戰，我對他這類異性的野獸，無理性的異族，豈能冒然與他鬥毆呢，然而他却在那裏挑戰，我出於無法，只有將我們的衝突原因及經過，向房主人伸訴。因爲此處房主丸山先生，尚有約束他們的權力呢。我走到主人的房中，丸山正在那裏盤坐寫字，我便把他那種無理的行爲，向丸山先生述明。當丸山正在安撫我的時候，不料那位異性的菲律賓人。竟又氣恨恨的從那邊走來，要向我鬥，丸山先生見了，就向他申斥，讓他坐下，他似乎很怕丸山先生，就趕

快坐下了。但是當丸山先生向我說話時稍不注意，他忽然將桌上的一柄削水菓皮的刀子拿在手中，要向我刺來，等我向丸山先生一指，丸山先生回頭一看，他又趕快把刀子放下。我此時忽然想到：按此事不過是因他無禮，我隨意的打了他一下，以表示我的尊嚴，而何以竟引起他這樣的怒氣來，他不但要與我鬥毆，而且要與我動起刀來，他們這異性的野獸，我對於他們這種粗暴的性格，真是有些莫名其妙，我想假如我也因感情作用，而就去與他應戰，那麼戰鬥的結果，至少要有方面負傷，如此我來日本不過兩月，而便牽生此種事件，如果宣傳出去，家庭朋友不知要如何的掛心。東京的同胞其將謂我何？但是他現在是在步步挑戰，而丸山先生又顧照不周，不足以排難解紛，我於急遽思索之下，只有暫作退讓。我於是奮門而出，以避兇鋒，丸山先生尚勸我：『不要走，我可以責罰他的。』但是我看老弱昏庸的丸山，我是不相信他真有制裁他的能力的，我於是只有暫且離開了丸山方，而投向張君處來。

## 四十 實行遷居

在那電燈輝煌的街路上，正在向東進行的電車中，坐着一位興奮的青年，頭上未帶帽子，足下只穿着一雙木屐，這就是離開了丸山方，而向張君寓中進行的我。我用力的把那沸騰般的心血鎮定下來，而冷靜的迴想這一幕與人衝突的經過，便覺得那些野人，真是太無理了。此種情形如果是在我們同胞之中，或者我尚可以用理智去戰勝感情，得過且過下去，但是此次乃是在異國之中，而被欺於異族，如果這樣下去，那不但是辱及我個人，而且是有辱於我的國家及民族。故如會見張君以後，可將此次事件的詳細經過說明，與張君商以應付的辦法，即不能對之施以武力的報復，亦當與之由法律手續解決。

到了張君處，已有九點多鐘，張君正在準備休息，忽見我來，便覺得有些奇異。我將事件的經過向張君詳細說明，張君說：那些菲律賓人本來是不用功的，他們從前

在東京住，總是胡鬧一氣；不是到跳舞場，便是到娼妓處，有時甚至勾引良家婦女，以至有了孕被警察查出，去年曾有三人已被驅逐回國，餘下這十幾個人，在東京都不容居住，只有令之集中到丸山方。令丸山先生加以管教之意，既然這樣，我們去找丸山先生交涉，令其向我們道歉，不然我們也可以向之提出正式要求，不許菲律賓人在丸山方住，因為丸山方原係專為中國留學生而設，至今彼處尙由外務省文化事業部之應退庚款中領着津貼，而中華留日青年會中對之亦有補助，張君之言極有根據，明日只有請張君同去，進行交涉，同時決定實行遷居白山寄宿舍，脫離那些野人的環境。當夜議定，因時間過晚，便暫且宿在張君寓中。次日八時，先行至白山宿舍，問定房間，並與頭上有光的張君，談以決定遷居之意。上午十時左右，就到丸山方，先與丸山交涉，丸山對此事極力道歉，並說那個菲律賓人，名叫『馬堯』，平日到很老實，不好說話，但是有時受點刺激，便會忽的發起精神病來，事過以後，馬上就會覺悟，並且後悔。他現在已經深知道自己太魯莽了，別人也都說他的不是。關於道歉的

事，那是不成問題，將來一定設法將大家邀到一塊，使大家互相解除誤會的。交涉至此，只有暫且承認，並準備遷居。蓋此事件既經發生，而其他中國同居，亦久已遷居他處，只留我一人居此，當然感覺不便；從前屢擬遷居，都是因主人對待尚好，不肯說出。此時借題發揮，可謂名正言順，房主夫婦，雖欲挽留居此，而亦無言可說，於此種情形之下，我便毅然決然的遷居於白山寄宿舍。當遷居之時，房主夫婦及兩位下女，均送至門首，而且連聲的說『將來有機會時，仍望來此處住。』

## 卷末附言

本書計劃出版，係在去年年末，惟於臨付印時，又蒙新民晚報於要聞欄中，按日登載，約有兩月，故印刷便遲延下來。前四十篇登完，又續寫二十餘篇續登；本將俟第二卷寫完，兩卷同時出版，茲以事務過忙，故暫停筆，而先將第一卷出版，倘近日事務稍閒，仍當繼續叙寫，故第二卷之出版，必將於最近期中謀其實現。

本卷排印完畢，經瀏覽一過，尙覺不完善之處甚多。例如文字的題裁，因爲不是一時寫成，故有的用文言，有的用語體，亦有於一篇之中文語互用，語氣難免不調和之處；又如各篇題目，都是隨意斟定，新舊參差，亦隨各篇文字之格式；尤其是關於標點符號，向來國人就有不同的主張，故個人對此也不欲過事推究；而關於人名地名或書名的標示，除了一部分易生錯誤的地方外，其餘並未能字字標出，也有的前面標出而後面就省略了。因爲我認爲標點符號，無非在助人了解，如果人人一看便能了解之處，仍然每字必標，弄得滿書黑線，未免畫蛇添足。好在我們所生的時代，是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一切都無一定，一切都待有新的創造，新的發明；尤其是處在現代的人，在每個人的自身，至少也要有一些新舊不調和之處；我爲着順應時代的自然，故文中有的在獨創一格，有的便聽其新舊的交互存在，而不再加以修正，一切尙望讀者諒察！

著者附筆

## 孫之儁水彩畫集版出預告

這冊畫集是：客室中精美的點綴。美術師的神遊所在。中等學校最適用的參考。

全集十二巨幅，完全十二色套版精印，都是風景畫，是作者在北京，上海，西陵，杭州四處揮汗呵凍當地寫成的，繪出了太陽的光，霧之朝，雨的顏，雲之彩，每一幅畫面是一首詩，是一篇短文，沒一個景物都那麼穩定安逸生動，沒一個筆觸都活潑有趣堅固，沒有一處不合透視的道理，每有一處離開了美的形式法則，無論你從何處着眼它都顯示着成熟的技巧，蘊蓄着濃厚的情感。

你不是願意在你生活過程中使精神得到快慰嗎？那麼請注意這本畫集出版的日期，臨時華北各報都載有介紹和廣告，孫先生在漫畫壇上的人皆知，可是他的洋畫更比他的漫畫高着一着咧。

因為印製複雜雖然現已開始製版，但仍需許多時間，大概於月底出版，定價低廉，喜愛美術諸公請注意廣告是幸。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一日出版

留日漫記 第一卷

實價 國幣八角

著者 蕭 昔 生

印刷者 和 平 印 書 局

發行者 東 方 書 店  
北京西單北大街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7

442242

